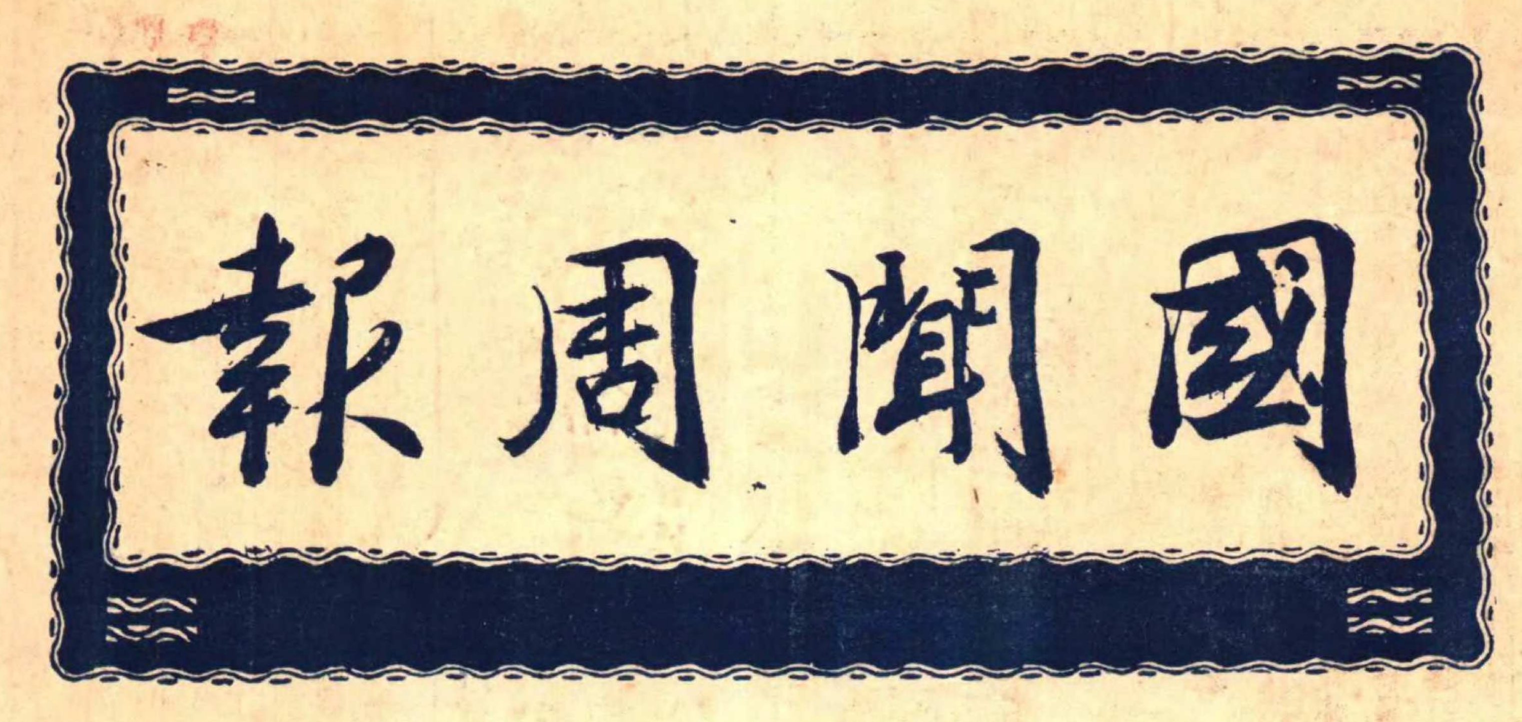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新聞紙類



第五卷 第十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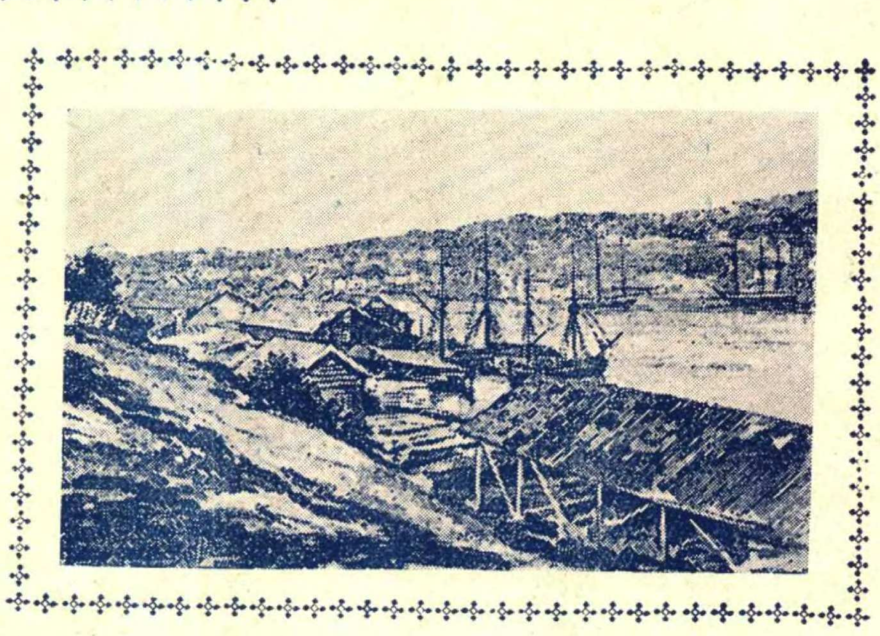
要目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國聞週報總社
天津日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

大戲劇家 易卜生 百年紀念

上圖乃易卜生之像
(HENRIK IBSEN 1828-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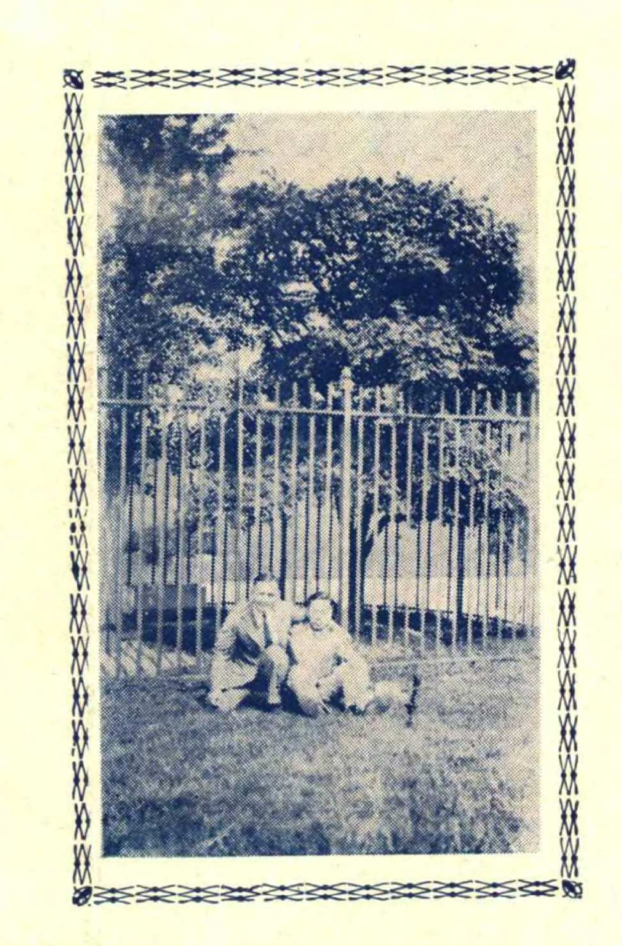
中圖爲易卜生之故鄉 Skien 鎮、在挪威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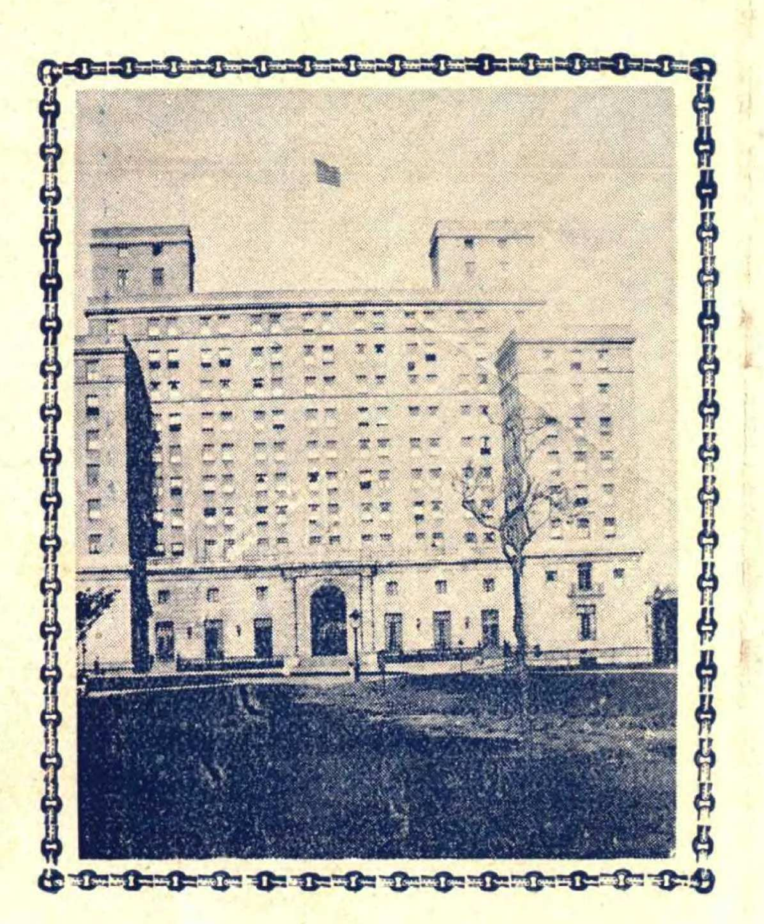
下圖爲百年前易卜生誕生之故宅、





(桂質柏君自美寄贈)





□上圖爲紐約格蘭總統墓旁之樹、係一八九六年李鴻章在美時所手植、美人至今珍之、

□下圖爲紐約之萬國公寓僦居者均爲負笈來學之學生、

時人彙誌

張秋白

張秋白安徽蒙城人。曾任北京國風日報總編緝。參議院議員。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使俄全權代表。中國國民黨本部交際部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北京新聞大學校長。西北邊防督辦公署政治討論會副會長。平滂鐵路督辦。安徽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

國聞週報

第五卷第二十期目錄

本報徵求照片

本報徵求各地街市，風景，時事，風俗，照片。每張酬金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値之本報。其名貴攝影。假印後奉還者。亦可辦到。來件掛號寄天津旭街二十七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是幸



蘇俄選舉制度與職業代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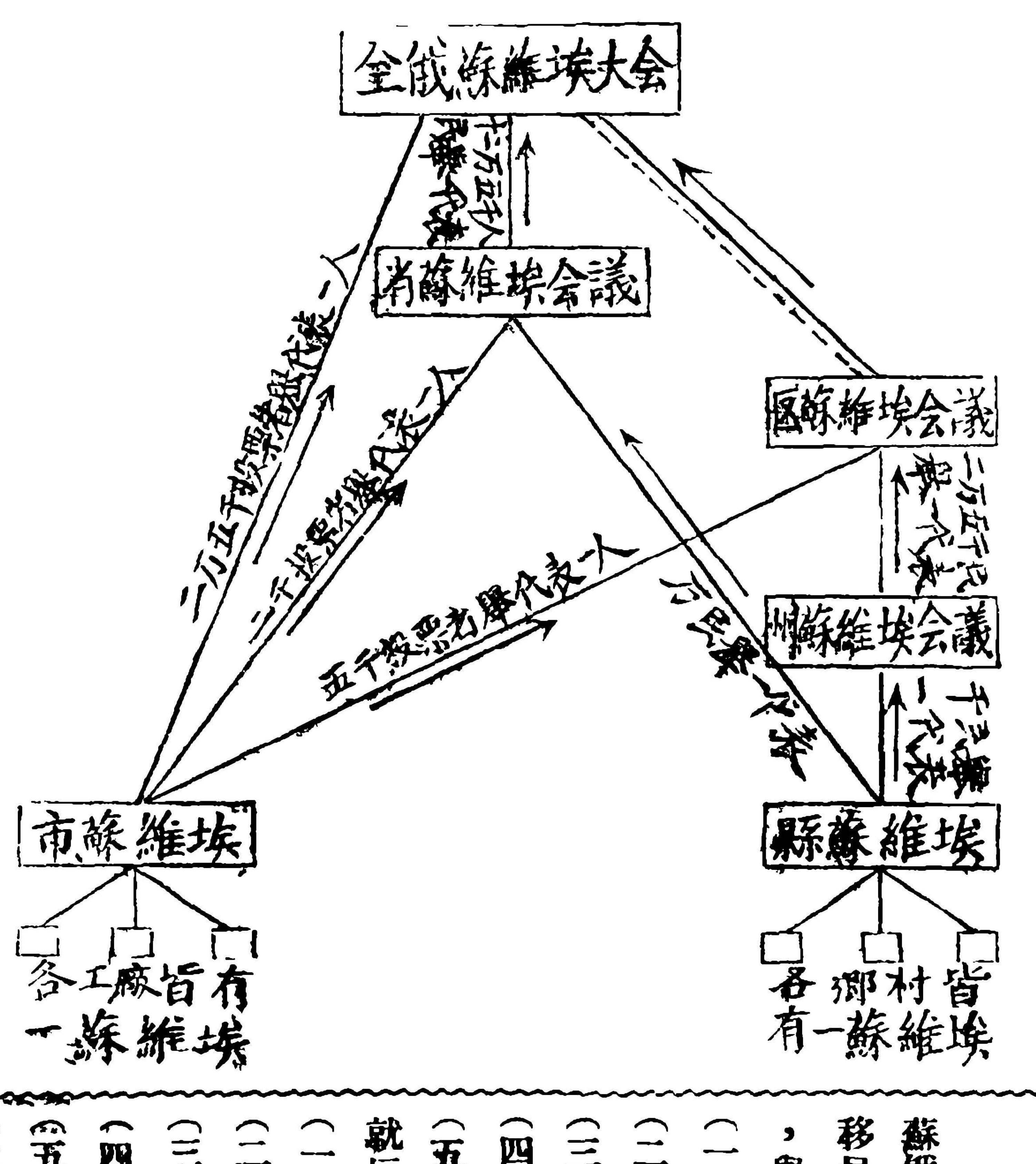
理魁

蘇俄政府，以蘇維埃爲本，蘇維埃者，會議之謂也，故今日之蘇俄，乃集若干層之會議組織而成，譽之者實繁有徒，毀之者則縷指難計，雖然雙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誰是誰非，殊不易判別，惟有一點，爲吾人切不可誤會者，即前者係根據將來之蘇俄理想世界，後者僅憑藉舉目所見之蘇俄社會現象也，蓋列寧主義之實行，原分兩期，第一期名曰過渡社會主義時期，第二期謂之理想共產主義時期，在第一期內，私產制業已廢除，生產與分配之手段，皆操於勞動者之手，因而後者得以爲所欲爲，正所謂一波甫平，一波又起，中等階級雖已被擯，勞動階級，繼之而起，勞動階級之專政，較之中等階級，猶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之謂爲一中等階級國家而無中等階級存在焉，"A bourgeois state but without the bourgeoisie" 至第二期時，全國人民均已變爲勞動者，勞心勞力，無復區別，勞動不爲生活之手段，而爲生活之必需，因個人各方之發展，社會生產力亦隨之而進步至於極點，强迫工作及國家干涉，均將停止而至於無政府之時代，生產按各人之能力，分配按各人之需要，至是世界於我如天堂矣，蘇俄革命，迄不過十載耳，其未脫過渡時代，不言而喻也，過渡時代，政治成績，屬諸破壞者多，建設猶未易言，社會現象，安能一一如人意耶？利在來日方長，有無窮之希望，選舉原爲德謨克拉西之第一要素，舍選舉自不足以言民治，論者曰蘇維埃政治，若能善爲運用之，最富於德謨克拉西之精神，故今將蘇俄選舉制度如何適應其政府，以治理過渡時代之社會，稍申言之。

I.

蘇俄選舉方法，係採公開之提名法 Nomination，無所謂秘密投票 Secret Balld，其所以然者，一則以俄人不識字者過多，一則共產黨以爲中等階級決不能操縱選舉，故公開選舉，毫無危險也，反之共產黨且得以逐其野心也，舉行選舉，則在選舉委員會及本地蘇維埃代表之前，各工廠工人連合舉出代表，若工廠過大，工人過多，則分組選舉，倘工廠過小，工人過少，則各小工廠連絡選舉，各鄉村居民亦採同樣之方式，村民選舉所組織之村蘇維埃舉出代表，參入縣蘇維埃會議，縣蘇維埃選出代表參入州蘇維埃會議，州蘇維埃舉出代表參入區蘇維埃會議，各工廠工人所組織之市蘇維埃舉出代表參入區蘇維埃會議，省蘇維埃會議，及全俄蘇維埃會議，村蘇維埃在全俄蘇維埃會議無直接代表權，僅經省蘇維埃會議或區蘇維埃會議而有間接代表權，今特以圖明之，全俄蘇維埃會議再產生一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

常務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前者又名理事部，有如總統〔〕惟理事部有時可以立法，而總統則必不能侵入國會之立法權。後者則適同內閣，觀此即知蘇俄之最高執政者係由村民及工人等經過數重階級而產生者，茲將此與關係與前圖列表並立於左。



全俄蘇維埃大會
｜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
理事部
｜
人民委員會

蘇俄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則凡屬俄國公民或具有公民權之外國移民，在選舉之日，年滿十八歲，無論其為男為女，所信之宗教，與原隸之國籍如何，適合左陳任一條件者，皆得享有之。

(一)備有藉生產或有益社會之勞動而得以生活之手段。

(二)能經營義務而使第一類勞動者從事生業工作。

(三)係農民而不雇傭他人以圖私利。

(四)在蘇俄海陸軍中服務。

(五)為以上四類人民而現時因老弱殘廢等不能作工。

就反面而言，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應被剝奪者，有左列各類。

(一)雇傭他人以謀利者。

(二)不以勞動而恃資本田產企業之盈利而生活者。

(三)商人代理人及中間販賣人。

(四)各教之教士。

(五)舊政府下之警察偵探及前俄皇族。

(六)犯精神病者。

(七)經法庭宣告犯罪者。

由上可見蘇俄選舉制度之特點有三，非勞動者無選舉權，而勞動者之中，工人較之農民，又佔優勢，且也蘇維埃之階級愈高，被選者之隸屬共黨者愈多，此層以前未提，後當見之，此其一，選舉不以地域爲單位，而以職業團體爲單位，地域代表主義衰，職業代表主義業已首在蘇俄具體化，此其二，婦女參政權與男子絕對平等，被普選較其他歐美各國認眞，此其三，今取以上三點分別討論之。

勞動者除缺乏適當之資格外，皆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非勞動者則全無之，此乃社會主義制度下必然之勢也，原無足怪，自來社會主義者之學說，雖各有不同，然其攻擊私產制與不勞而獲者，則衆口同聲，即最初之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亦莫不如是，咸以私產足以使人變爲掠奪階級而賴勞動者以生活，誠與夜蚊之吮人血無異，是之謂寄生虫，社會方驅除之不違，焉能讓其再起參政耶？社會主義之目的，亦在打倒此類寄生虫，欲打倒之而不藉政治之力量，是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之妄想，晚近科學社會主義家早已覺悟其非是，此勞工獨裁之所由來也，是故勞工獨裁與傾覆資本階級，互爲因果，雖鄉村農民與城市工人同爲勞動者，爲何後者得以較前者優佔勢耶？試觀上圖即可知城市蘇維埃能直接選送代表至全俄蘇維埃大會，而鄉村蘇維埃則惟有望洋與嘆耳，非特此也，在省蘇維埃內，城市選民每二千人選舉一代表，鄉村人口則每一萬人選舉一代表，在區蘇維埃內，城市選民五千人有代表一人，鄉村則居民二萬五千人有代表一人，由此可知在省蘇維埃及區蘇維埃中城市之選民一人與鄉村之居民五人有同等代表權，結果蘇維埃之階級愈高，鄉村農民之代表愈少，而城市工人之代表反愈多，據一九二二年蘇俄境內選舉之統計，有如左表。

	農民百分數	工人百分數	其他百分數
縣蘇維埃	93.1	3.0	3.9
省蘇維埃	34.7	34.0	33.3
全俄會議	27.1	45.5	27.4

鄉村農民，富於保守性，其理至明，然則俄國之過激革命農民何以踴躍參加耶？曰農民之目的不與共產黨同，農民係爲土地而革命，土地分配得手之時，即渠欲停止革命之日，城蘇俄實行純粹共產主義不久，即改行新經濟政策，此爲一因，城市工人，則性屬過激，與農民異，而與社共產黨可謂志同道合，故共產黨稱工人爲眞實之勞動階級 True Proletarian，能永遠盡忠於現存之蘇維埃革命政府，此城市工人獲得較勝選舉權之由來也。

蘇俄係一黨專政，現今與之並肩者，僅意大利之法西斯黨耳，二者對於反對黨不囚之於牢，即逐之往外，流離失所，故選舉時共產黨可任意包辦，其公開之提名法，與此有關，已如前言，如在鄉村內，共產黨所提出之候選者，終必成爲事實，倘萬一被拒時，則選舉即爲無效，當地之行政機關，亦隨之而解散，由共產黨重新委人組織之，雖然俄國人民之中，共產黨至今猶佔極少數，故最低之蘇維埃內，屬諸共產者爲數極微，而非共產黨居絕大部分，特因共產黨之善用手腕，遂使最高之蘇維埃內，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之比例，適得其反，將保共產黨政權不致有失落之虞，茲按一九二二年，蘇俄選舉結果如下。

	共產黨之百分數	非共黨之百分數
縣蘇維埃	11.7	88.3
省蘇維埃	78.8	2.2
全俄會議	94.9	5.1

（未完）

本社出版書目

中國新經濟政策

【每册大洋三角】

△前溪著

此書乃根據世界大勢。本國情形。申述中國新經濟政策之必要。實爲研究新中國問題者必讀之書。

慈禧祕紀

【每册大洋三角】

此書係根據清廷宮女口述。由馬二先生筆記。敘前清宮闈中事。都爲外間所未知者。趣味濃郁。欲知清末情事者。不可不讀

法權會議報告書

【每册大洋三角】

此書乃根據北京外交部發表之司法調查報告而成。爲研究收回法權問題。唯一之參考書。

短篇小說

【上下兩册大洋六角】

△野史著

此書乃紀敘野老遺聞。文筆暢利。趣味豐富。曾陸續發表於大公報附刊。極受讀者歡迎。旣可作小說觀。亦可爲作文之楷模。

銀幕漫話

【每册大洋四角】

△心冷著

此書乃討論中國電影事業之唯一書籍。本作者對於電影之經驗。發爲明暢之議論。關心電影事業或欲明瞭中國電影情節者。不可不讀。

抵押品

【每册大洋七角】

△心冷著

此書乃集心冷所作短篇小說而成。多半爲諷刺社會之作。而「甜夢」則寫情如繪。趣味雋永。百讀不厭。

日本新政局之透視

（記者）

日本總選舉完竣後。未來政局。極堪注目。茲文爲社會主義學者山川均氏新著。議論透闢。觀察入裏。爰爲節譯。以告世之留心日本政治者。

記者附識

第四十二次議會。當時之政友會內閣。爲普選之可否問題。徵之「民意」。故將議會解散。政友會由此「民意」得滿足之答復。遂成議會之多數黨。八年後之今日。同一之政友會。爲「肥料分配」等政策之可否。又爲問諸由普選表示之民意起見。而解散議會。顧「民意」所答。則政友會主張選舉之勝利。民政黨亦如之。夫一次之勝負。雙方皆成勝利者。從一種意味言之。亦非絕對無理之事。以彼世論之惡反感之重。姑無論一人二人。終較反對黨多得當選之議員。則政友會所認爲勝利。固非無理。而同時與國家權力及機關總動員下之勢力相競爭。卒未大見敗北。則民政黨所認爲勝利。亦非無因。

總選舉之結果。或謂政友會二一八名。民政黨二一七名。或又計算爲政友二一九。民政二一七。以及政友二一九。民政二一五。要其差別甚微。假令政府將中立議員三分二及實業同志會攫到手中。亦不過僥倖以一二之多數。僅得渡過議會。似此內閣運命。繫諸不確實的一二人之向背。其爲不安。蓋無可疑。惟即令民政黨與政友會異地而處。此種形勢。決不少變。是以總選舉後政情極不安定。人有爲之焦慮者。



日本無產政黨議員　西尾末廣〔社會民衆黨〕

單就政友會與民政黨言。現在政局固甚不安定。惟現在之政友會與民政黨。其所代表之社會階級的政治勢力。並非另外一個。故政權之由此移彼。或由彼移此。不但非政權向不同的社會階級方面移動。抑且非向略左或右方移動。是故**從現在之支配階級的勢力全體上觀之。政權之動搖於政友會民政黨間。固不必便作政權不鞏固觀也。**

反之。普選總選舉之結果。代表舊勢力之既成政黨。雖有若干之不安。却又有反對兆似之出現。蓋新議會之構成上首可注意者。二大政黨以外之中間勢力。漸次有趨於凋落之傾向。其事不但不因普選之實施而蒙影響。反有

顯著之進展焉。第四十八屆議會當時・政友・政本憲政以外之中間勢力。有十七八名。第四十九議會九十二名。第五十議會八十三名。第五十三議會猶有五十三名。此次總選舉之結果則祗得二十二名。（除無產派）革新黨在「馬克斯主義者」觀之。對政治爲具有力爭政治的自由之重要要素。以前直以無產階級可與提携之政黨視之。即實業同志會與政民兩黨較。在相當之點上。猶可謂較爲自由主義的。乃今茲普選實施。二大政黨勢力以外。雖添九百萬之新有權者。彼等勢力顧反形激減。足見新登場之政治勢力的新社會層。殆似不欲維持比較進步之黨。易言之。此等社會層之勢力。蓋無異爲二大政黨所吸收。由此言之。**向來之有權者中。雖加進約略三倍之新勢力。而第一次普選所表現者並非「布爾儒哇」內部政治勢力之分化。反以促進其向二大勢力之集中作用耳。**



日本無產政黨議員龜井貫一郎（社會民衆黨）

更有一顯著之事實。即農業議員之減少是也。第一次選舉。農業議員占百分之四十三。第四次超過百分之五十。爾來漸減。至第十五次之選舉則僅得百分之十七。普通選舉不但未變此種傾向。反更減少爲百分之十二焉。而農業人口依然占壓倒的多數。地主在數目上依然爲有力之階級。顧其政治上之利害則愈益爲地主以外之要素所代表。地主已不復爲獨立之政治勢力。祗隸屬於帝國主義「布爾儒哇」之指導。以之爲中心而團結。更變化爲團結中政治勢力之一要素。而其變化固迄未有已也。

惟是此項勢力既非一個中心而集積於兩個中心。總選舉對於任何方面又均未與以決定的勝利。還現出所謂不安定之政情。關於二大勢力之本身。即帝國主義「布爾儒哇」之兩集團由何方直接爲政府主宰一事。在此問題範圍內。「布爾儒哇」內爭益激烈。爲維持或破壞政權計。用盡所有之手段與方法。二大政黨間之政爭。更加其醜態與露骨。蓋不待言。而此種政爭之激烈化。且更促進「布爾儒哇」之勢力集中於兩大政黨。現如最近風傳後藤子爵將入政友會。其爲事實與否。姑不必問。要之無論政友會民政黨爲擴大黨勢之必要上。欲求吸收現在立於政黨外之要素。——甚至政黨運動之落伍者或官僚之餘孽——要無可疑。貴族院之政黨化亦勢所促成。即至號爲前代遺制之樞密院。且受政黨勢力之浸潤。令其內容。亦復變質。此外如舊日軍閥的勢力。尤完全消解於政黨勢力之中。地方政治並亦受政黨之化。而二大政黨間勢力競爭之中。奮鬪於使用價值最大的中立議員之爭奪。又毫無足異也。某報曾載稱「勿以山梨大將（三百萬機密費）事件以來。議員賣身定價。爲五實則近今中立議員之市價。已暴騰至一二十倍。即彼好爲積極之政友會亦有難乎爲繼之象。」此外有書「變節代議士價十萬金。」「新議員之市價一八十萬元」。者夫中立議員之價值。今後誠不能長保此等高價。然在臨時議會召集前。由一二名乃至數名中立議員之向背。足以決定政權所在之今日。**中立議員之市價誠哉已呈戰時的例外之價格。雖或不免終於暴落。然**

勢力伯仲之二大政黨對立中間。浮動的要素之爭奪。要將持久行之。決非瞬間之現象。 其結果不僅於二大政黨之政權與奪間發生決定的作用。從「布爾儒哇」政治勢力全體之發展上觀之此類競爭更可發生一種作用即舉一切可以利用之要素與勢力促進其結晶於帝國主義「布爾儒哇」的中心勢力大凡「布爾儒哇」內部勢力之對立與其相互爲利害不同之政權爭奪一經激烈則在相當狀況與條件之下。誠可爲「布爾儒哇」政治勢力分解自壞之作用惟在日本今日則主要之特質



日本無產政黨議員 鈴木文治〔社會民衆黨〕

不在「布爾儒哇」勢力之分解。毋寧爲促其結成。且此等對峙之二大政黨。今後如何變化又當別論其在今日固決非代表「布爾儒哇」內部之另一階層例如謂政友會係代表工業資本與地主民政黨係代表金融資本實不盡然因之謂此二大對立政黨間政權不安定則可謂此即爲「布爾儒哇」的政治勢力失其安定之意則不可也

政友會爲三井黨。憲政會被人認爲三菱黨。二大政黨之對立。將與二大財閥之對立。益成精密之吻合。固爲不可爭之事實。然而此種政爭。殊非三井三菱亦條條彼此扭結。實則容裝整然。以圓滿的紳士之外表。來相角逐。政友會與民政黨爲擁護其主要利害計。不能不得「布爾儒哇」任何階層之維持且不特「布爾儒哇」爲然舉凡小「布爾儒哇」之中間的社會層以至進而求勞工農民之援助其政策逐不惜雜然並陳即令其間衝突矛盾不能消化顯有危險者亦殊不暇顧慮但圖在主要利害之周圍求得可以利用之任何勢力而糾結之耳於政策上不拘何等妥協均無所躊躇也按此情形「布爾儒哇」政黨從向來之三百萬有權者地盤移於一千萬之新地盤議會之爲議會仍無分別惟再建於擴大三倍之新基礎上而已

以前萬事都爲帝國主義「布爾儒哇」之政治的發展非常便利普通選舉一若爲彼曹政治勢力之擴大結成而設者實際上亦殊如是然而**彼曹兼收並容之際。已嚥下一片不消化物。此無他即新興階級之政治勢力是也。**

此項不消化物爲形極小然如碎玻璃雖以健啖的「布爾儒哇」之胃腑亦不能消而化之有時一入盲腸且足致痛是故爲物雖小或足令大「布爾儒哇」之政權失墜焉現在此不消化物非正懸吊於「布爾儒哇」之議會中耶

總選舉之結果政友民政相差極微此許多人所能豫想者然僅以一二人之差則任何人亦不能料到況實業同志會革新黨中立候補者成績不良竟令初入議會之八名無產政黨議員握舉足輕重之勢其爲奇異更何可言如果新議會既成政黨之勢力分野並非如此則僅僅八名之無產議員在議會發言機會必且至難今則代表於議會之新興階級的勢力實際上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左右新議會矣

按第一次普通選舉約有六百七十萬人之新有權者實際投票此六百

七十萬人中。投票於「布爾儒哇」者達六百二十五萬人。其投無產政黨之票。僅有四十五萬人。因此而得送八名議員於議會。此種表現於選舉之單純事實。在新興勢力之政治發軔上。究竟是成功。抑是失敗。恐有得失兼半之感。在看低一般大衆之階級的政治意識者言之。以今日無產政黨勢力之微弱。本身之分裂。且在仍舊爲制限選舉及極度暴壓之下。猶得四十五萬票。不可謂非一大收穫。藉令不爲可以滿足之結果。要之至少亦爲超出吾人之所期。然在關於實際形勢與條件上評價不同者觀之。所見或又有異。彼其高視一般大衆之意識程度。而於民衆政治自吹自踊者。對此毋寧認爲意外之結果。而認爲慘敗之成績。



日本無產政黨議員　水谷長三郎【勞働農民黨】

無產候補者所得之四十五萬票。係從何種社會層得來。固是不明。然大體上都會總比農村之成績爲良。觀於社會知名之士。其成績概較佳良。則此種投票之大部分。代表何等社會層。便略可想像得之。除農工方面有有力之組織者外。此等得票之主要部分。當爲小市民與智識階級。此在無產政黨。固已令最重要之社會的要素間。銳化其政治的意識。而就一般大衆言。意識之水平綫。猶覺太低。舉凡農民之投票。原則上概依買賣式行之。乃任何報告之一致觀察者也。某報曾云「此次總選舉棄權率之少。乃由買收之澈底而來。此種可悲之斷案。乃凡經一度實見地方選舉事情者。異口同聲之所下者也」「農民之事大思想。乃由長久支配彼等之封建的勢力造成此性格。其結果則選舉之際。官權財權之干涉。以及一切有力者之壓迫。莫不充分奏効。例如官憲對於無產政黨演說會之警戒等等。凡所以取締無產政黨之選舉運動者。確使農民對無產黨起恐怖之心」「農民對於無產政黨所爲地主資產者。小農等利害相反之經濟關係的說明。多不注意。反於既成政黨之漠然的農村振興論。却有傾聽之傾向。此由無產派運動者之所論。於農民程度。超越過高。蓋彼曹本身對自己之經濟的社會的地位。覺醒程度。實嫌不足故也。」此等觀察。殆爲旁觀者一致之議論。要而言之。農民大衆之階級的政治的意識。尚未發達。乃其歸著點也。現據從地方選舉應援歸來之人談。及組合外之一般農民。對無產政黨之宣傳傳單。且抱恐怖之念。此等事實。觀於不以農民爲構成要素之社會民衆黨當選最多。以及以農民組合爲主要成分之勞農黨。四十名候補者。當選者祇得兩名。固已灼然可証也。

更據某報云。「無產政黨敗北於農村。其事使既成政治家。認日本無產政黨之將來。爲不足憂。蓋今次選舉。証明現在之無產政黨。不能負農民之輿望。都市之知識階級。工業勞働者之後援。雖於數於質。均有可觀。然其力不足以舉全國的而左右政治也。」夫大衆之階級的政治的意識之評價。於無產運動之戰術上運動方法上。實爲重要之原素。此次總選舉之結果。固已將一般大衆意識之水準。低至何等點。表白無遺矣。夫無產政黨獲得之四十五投票。決不可謂多。然覩於干涉之甚壓迫之重。則此等四十五票所代表之社會的要素之階級意識與政治自覺。其

水平線之有進展則又無可否認。是則此四十五萬票。在新興勢力爲光輝之投票。在舊勢力爲可畏之見端。無產政黨既已立於社會的勢力之上在新興的政治勢力決非可以悲觀也。

此等四十五萬票於現在「布爾儒哇」政治勢力之均衡狀態上殆不能使有何等變化。是故無產政黨仍當力求意識水準低下之廣大的民衆。予以後援。顧其方法與彼等既成政黨有異彼等蒐集投票之法大抵多立政策廣求適合或出以妥治或自行讓步而在明白地須久爲少數黨或反對黨之無產政黨則勢不能以



日本無產政黨議員 山本宣治【勞働農民黨】

政策之陳列。訴諸大衆之幻覺而當實地獲得民衆。使其動員於日常鬬爭之中。苟不能有獲得民衆之能力則不足言無產政黨也。

現在政府一面出死力吸收中立派議員冀得僅少之多數一方則欲令臨時議會祇爲通過昭和即位大典費之議會冀免在野黨之追擊而留其餘命。民政黨雖於議會再解散之恫嚇不能不內懷寒慄然不信任案之提案終在進行之中。此際若現存之勢力分野無大變化則八名之無產議員眞足左右新議會之死活。其舉足重輕之鍵將投於何等緊急處所。實爲臨時議會之中心興味。現在無產議員之議員團已決定組織更應於院外造就統制院內行動之機關。如果院內院外。無產各黨能以完全一致則利用議會中極爲複雜細緻之勢力關係。必可收意想以外之效果。惟無產政黨之進路乃極直截單純田中內閣當總選舉時加諸新興勢力上之不法干涉與極度暴壓在新議會中不可不與以相值之反答。蓋惟無產政黨乃不怕議會之再解散不特不怕且當然要求之。現在議會如何選出者當然即爲要求解散之原因。解散之結果不但使政友會徹底敗北且予無產政黨以進出之機會。惟是不信任案如果通過則將未見解散先見易閣。然無產政黨固無舍政友會政府而歡迎民政黨政府之理由。却亦不能因此便許政友會內閣存在。故無產政黨若不能單獨提出不信任案或提出而失敗則投票於民政黨之不信任案實無絲毫可以躊躇也。

詠僕詩

昔人有作詠僕詩四律者。頗可誦。詩曰。

「今年命運合當衰。撞着腌臢惡殺才。指挖茶甌添黑漆。手翻豆腐印烟煤。遮羞草布常遮飯。抹盌麻布又抹枱。更有一般可笑處。搧燈常帶滿頭灰。」

「鈍僕由來懶性多。人家那得懶如他。隔宿油盌常留竈。過午殘糜尚在鍋。板蓋生塵從未拭。厨刀上銹不曾磨。近來學得痴呆計。呵罵由伊更奈何。」

「面皮黃腫氣昏騰。揼擦鍋煤像竈君。坐起眉縐閉鼻息。行來踢禿響鞋根。饞時菜汁連皿盤。餓極鍋疤滿口吞。料得陽間難看汝。陰司待汝去行瘟。」

「看渠惡狀幾多般。待我描摹使汝慚。買賣吃虧偏減刻。走跳遲鈍又閒談。烘爐半夜燒穿榻。送酒途中打破罎。若到年終算工價。扣賠定要十除三。」



李宗仁之裁兵論

記者

戰亂頻年。民生凋敝。揆其癥結。厥在多兵。雖年來倡裁兵之議者。不乏其人。而實際兵則有增無減。最近李宗仁向寧府建議裁兵。所舉辦法。較爲切實。爰錄於此。藉覘日後之是否果能實現也。編者

上寧府呈



倡議裁兵論者　李宗仁

㈠中央政治會議各委員公鑒。自第四次全體會議後。糾正從前過失。決定積極建設。全國民衆。喁喁嚮風。而總理三民主義之建國計畫。所以一時未能實現者。則統一尚未完成。而財政困難。亦有待於救濟。此固我國民所能共諒者也。今北伐軍事正在進行。並顧兼營。自需時日。宗仁忝列中央委員。亟應共同奮勉。何可獨談高調。惟是革命政府成立以來。統治區域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中間若無共黨之搗亂。則西南各省早當遵照總理遺訓。停止軍政。開始訓政。不幸湘粵告變。危及根本。滇亂經年。黔亦牽動。賴我武裝同志。調度有方。捍衛得力。數月之間。大難胥平。後方漸固。中央政府乃得籌議政治建設。繼續北伐工作。黨的使命。宜可從此完成矣。然鰓鰓過慮者。竊以爲軍事停止區域。若不先實行總理裁兵綱要之兵工政策。則一切建設。皆等空談。即使北伐成功。恐兵禍循環。仍靡有已。何以言之。建設事業。千頭萬緒。皆非財政莫辦。今各省全年收入。大都十分之八九。用於養兵。兵多擾民。擾必思亂。甲起乙仆。丙倒丁繼。則革命將無所獲。而後患益不堪言。本黨革命方略。首在打倒軍閥。欲使軍不成閥。必須根本解決。爲長治久安之計。惟有由中央先行頒布兵工政策獎勵條例。及墾殖獎勵條例。一面組織兵工委員會。召集軍事停止區域代表

會議、限制各省兵額。確定兵餉預算。應歸裁汰之軍隊。或築路。或開墾。或經營各種生產工業。均依照條例。優予待遇。使兵與民能相安。民與兵爲一體。軍政財政絕對統一。而後强有力之政府可以完全成立。建設計劃自不難一一實現。此即總理所謂第一步使武力與民衆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民衆武力。必如此乃能告厥成功者也。或謂現在北伐乃用兵之際。驟言裁兵。毋乃太早。不知安邦定國。正宜未雨綢繆。漢光武起羣盜中。赤眉銅馬之屬。何慮百數十萬。然僅昆陽一戰。天下遂定。則一面用兵。一面散兵歸農之效也。歐戰時。霞飛福煦統兵數百萬。和議一成。即消滅於無形。則戰時工可爲兵。平時兵乃歸工之故也。我國民衆苦兵禍久矣。寧無覺悟之一日。各將領皆飽經憂患。誰復樂於擁兵自衛。而反以自殺。要在中央預立統籌全局之方案。爲全國將士謀共同之出路而已。是否有當。敬候公决。提議者李宗仁。

致四省電

(二)廣州李總指揮任潮、廣西黃主席季寬。貴州周總指揮繼斌。雲南龍總指揮志舟。暨各軍長各師長均鑒。竊聞兵貴精不貴多。兵不戢將自焚。古訓昭然。於今益信。民國成立十七年矣。軍閥代謝。覆轍相尋。究厥禍源。由於權奸造亂。固不乏人。由於環境所迫、亦居多數。北之袁段曹吳。南之陸唐陳趙、盛固豕突狼奔。衰則土崩瓦解。十餘年來之武人。類於此者。不勝枚舉。蓋擁兵自衛之軍閥。軍隊擴充過多。必爭奪地盤。以爲外府。爭奪不已。而滅亡無日矣。猶之帝國主義之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發達過剩。必侵略殖民地。以爲銷塲。侵略不已。而坟墓掘成矣。此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也。本黨領導國民革命。必使革命軍武力即爲國民武力。而後可以消滅內亂。捍禦外侮。否則與軍閥何異。邇者張唐之變。固由共黨政客煽惑。亦因兵多將驕。遂不覺挺而走險。養癰貽患。噬臍無及。追維袍澤。能不喟然。吾輩軍人若不引爲殷鑒。敗亡之數。寧待蓍龜。試觀我國歷史。開創之主。往往屠戮功臣。夫豈好殺性成哉。古者主權在君。强將實君主之眼中釘。故必去之而後快。今也主權在民。軍閥亦民衆之附骨疽。尤爲深惡而痛絕。要在握兵權者、本身有澈底覺悟而已。昔宋太祖謂石守信曰。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石守信等認爲指示可生之路。杯酒之間。盡釋兵權。國基以固。先總理北上宣言有云。帝國主義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求逞、軍閥亦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得志於一時。於勞苦功高之餘。一念及之。此即總理指示吾輩以可生之路也。三復斯言。當知所以自處之道。其道維何、裁兵是已。夫兩粵雲貴苦天災兵燹匪患久矣。最近共黨暴動。影響兩粵尤鉅。此次滇亂。元氣大傷。黔雖稍安。險象可慮。兄等偉略碩畫。卒能轉危爲安。內部已成統一之勢。北伐可無後顧之憂。遙聽下風。曷勝佩慰。惟是總理遺訓、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即開始訓政之時。若非先從裁兵入手。則軍政必無停止之可能。訓政安得有實現之希望。且四十餘年來。護國革命。爲國先驅。民力凋殘。經濟涸竭。休養生息之謀。尤宜爲全國倡。明知兄等目擊瘡痍。服膺主義。救民救國。必不後人。四省兵額。較之全國其他省區。尚較緊縮。建設之緒。亦多可觀。然四省連雞共棲、勢必一致前趨。方克風聲卓樹。若慮裁兵之後。遣散無歸。則有總理之工兵政策在。或建築公路。或開墾荒地。或設立大規模之生產機關。儘可因地施宜。量財設計。建設之基。實植於此。現已由宗仁建議中央。請特設兵工委員會。召集代表會議。積

極籌劃。果能由政令統一。軍事已定之各省。提先試辦。則楷模樹立。全國景從。北伐大功告成。即可放牛歸馬。示天下以不復用兵。兄等倡導之功。豈在禹下。宗仁待罪前方。深淵時懍。每援古以證今。思懲前而毖後。深知封建思想。絕不容於二十世紀。權力觀念。尤不容於現代潮流。個人責任終了。誓必解除兵柄。以謝天下。息壤在茲。惟希鑒察。脊懷南服。竭誠奉商。倘荷贊同。佇候明教。李宗仁叩。

輿報界談

李因歡迎李濟深赴滬與滬報記者談。關於提出裁兵案。着手辦法。李氏擬即照提案請各軍幫助實行。並擬先從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省開始。因彼四省又未北伐。又甚統一。便於實行也。現在革命軍不愁打不倒軍閥。是愁打倒軍閥以後。革命軍又成多數軍閥。且革命軍從廣州出發。不過四五萬支槍。而今日益擴大。大有不可收拾之像。如在上者再不提倡裁兵。將來當不知伊於胡底。即以黨論。非裁兵不能治黨。再爲民衆計。尤須裁兵。故個人以爲無論何省。均應一面北伐。一面裁兵。再就不好方面說。即使欲圖富有之軍人。與其擁兵費錢。不如裁兵省錢。爲自己增加收入也。目前愚意。以爲應先將實在有槍械者編成一種。如每團必須有一千五百支。其槍械之壞者。又編成一種。無槍者則命其歸工。久之自散歸工。其有槍者將來則將其槍收回。仍照發餉。命其作工。久之亦自散爲工。如此行之。久必生效。但此事非一人一軍可以作成者。仍須各軍與社會上各團體輿論界。一齊將裁兵空氣。造成特別濃厚。自然一天一天會實現。據我所知。尙有多數軍隊領袖。本欲裁兵。因未奉到上面命令。不敢自請者。若在上者有所命令。彼輩立即奉行矣。此事蔣總司令亦甚贊成。不久必有明令頒佈。甚望貴記者對於此事多予提倡。俾能早日實現云云。

附滬商會請實行裁兵電

上海總商會於二十二日電南京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軍事委員會文云。(上略)頃於報端獲讀李總指揮提議。請頒佈工兵政策獎勵條例。及墾殖獎勵條例。並組織兵工委員會。召集各省代表會議。積極籌畫裁兵辦法之全文。循誦再三。歎爲今日起衰救敝之良劑。竊以國民政府自戡定東南以後。收編部隊日益擴充。由粵湘原有之八軍。而增至四十六軍。其他如豫秦等省。編制成軍。而未有番一之番號者。爲數亦近三十。尙不在內。如此鉅大軍力。雖在歐美財力充裕之國家。亦屬無術維持。況於我國久經戰亂之餘。人民杼柚已空。更安所得給養之資。而其餘各項建設。以受財力牽掣。必致百事坐廢。無從進行。是國民政府革命之宗旨。本當以武力解除人民之痛苦。而裁兵問題不解決。必致以武力加增人民之痛苦。此實爲目前普遍之現象。李總指揮通電所云。民力凋殘。經濟涸竭。洵屬慨乎其言。竊謂目前大業雖未完成。而國民政府已奄有全國三分之二。解決之期。當在指顧。爲通籌全局起見。儘可酌留北伐所需相當兵力。配置前方。其餘一律化兵爲工。就各省之需要。令其從事墾殖築路開河等任務。是軍事與建設同時進行。非特國家之財力可紓。而總理所定之建國方略。亦得以逐漸實施。爲民衆利益計。國家前途計。洵無有過於此者。革命軍人。均爲服膺黨義有覺悟之軍人。必不致藉詞觀望。陰撓大計。惟祈政府迅予主持辦理。爲民衆解除痛苦之初步。喁喁之望。曷其有極。上海總商會叩養。



世界第一大發明家愛狄生（Thomas Alva Edison）外傳（上）

（電燈電車電影留聲機等等的發明者）

Edwin Wildman 書
可夫 譯

愛狄生是一條活電線，一束不可遏制的力量，一團稀奇的怪物。他所能得到的書，無所不讀。當他十歲的時候，他就讀了休謨的英格蘭史，紀榜的衰落，以及各種百科叢書。尤其是關於化學的書把他迷惑着。他常常作種種試驗，看『可以發生甚麼。』他這種好奇心曾屢次使他倒霉。

譬如有一回，他想知道：假若他在牲口房裏照起火來，『可以發生甚麼，』於是把全院都燒掉了。他在村中公共場所挨了一頓痛打，作爲小孩們的一種警戒。

他在這回試驗中得了甚麼教訓呢，這個可沒有紀錄可察。

當他六歲的時候，他那有恒心的天賦已經開始表現了。有一天他忽然失踪，四處尋找，才找到他很有耐性的坐在許多鵝蛋上，孵化鵝蛋！

他很早就作化學實驗。十二歲時，他已經集了不少東西在他母親房裏的地窖裏，成一個『實驗室，』他於謀生以外的閒暇，都花費在這『實驗室』裏。他把所有儲在瓶裏或杯裏的東西都寫上一個『毒』字，免得別人去玩弄。

有一個時期，他的職業就是耕他家親的十畝地，另有一個小孩幫助他耕種，每年可以有值六百圓的出產。他耕的地方在美什干省，格那提縣；但他的生籍是俄海俄省，米南城。他於一八四七年二月十一日最初見天。

他命名爲湯馬士亞耳吾；父爲荷蘭種，是一個農夫，並且兼做木料和糧食的買賣。當他還是嬰孩的時候，他的腦袋成一種可笑的怪模樣；醫生說他不久必定要發神經擾亂。後來果然，——但並非醫生腦子裏所預定的那一種神經擾亂！

在學堂裏，愛狄生總是不能高出最下等；所以幾個月之後就把他送回家來，說他太蠢笨了，不堪造就。教習說他『神經昏憒！』

在此事過後不多年，一個大發明家兼學者名叫哈得生馬格思門的說道：『愛狄生是自古以來對於人類最有價值的一個人。』

但是愛狄生在未成爲世界最大發明家之前，他走了很長的荊棘滿地的道路。

他不再進學校了，他母親在家裏自己教他，這便是他所受的教育。

當他十二歲時，他在[illegible]那太[illegible]路上開始作賣報的生涯。他所寄耗的火車，係由德出[illegible]至湖濱埠。他的工作很苦，起床早，睡覺遲。但是他不必[illegible]；因爲他是一個出色的可愛的

孩子，他很容易把他的報章，果子，糖食都賣完。

他的野心也隨着他的積蓄而增加，他在湖浪埠開了兩間舖子，雇別的少年人管理；他又發展他的賣報生意，雇些報丁在別的火車上做生意。但是這些事業不見大利，所以這個少年資本家有工夫在火車上一個旅客們不用的吸煙室裏，設起一個實驗室來。

當此時際，南北戰爭爆發，愛狄生是常時思想着，常時觀察着的，看見新聞有了格外的需要，決定在火車上自己辦一個報。

愛狄生有一天自己描述他辦報的經驗說道「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一文沒有的窮光蛋，要侈談辦報，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却是如此辦起來的。我在德出羅自由報館看見一付舊印刷機和一個磨耗了的手印機；我去弄了來。在車上又弄了一個舊行李車來安置我的報章雜誌。於是開始印行一個野心的報，我把牠命名為大幹路新聞報。

『這個報是個玩藝性質的，並且多偏於閒談一方面的材料，篇幅僅十二寸長，十六寸寬。我自己充當新聞報告員，兼編輯，排版，校對，及印刷者。鐵路上的人員對於我這個報頗感興趣，不久就有人供給我大幹路上各種個人的新聞。例如管行李的職員在鄉下車站上折斷了腿，或某部機器移至廠裏修理，或一個慌張的旅客丟失了他的行李，諸如此類並不惹人興味的事；但鐵路上的人員却很愛看此種新聞，所以銷路增長不已，我不得不請三個孩子來幫忙。』

當戰爭消息傳來時，愛狄生託鐵路上的電報員在他的車還未到以前，在佈告板上宣布他的報的內容；所以他常常看見許多人圍成一大羣等待他。他把報賣得很貴，——賣到二分五厘一張。

就在這個時，他那直覺的天才使他成為一個非凡的人，他認識了利用電報傳遞消息的價值，也認識了新聞紙的價值。

他那個報是一個極大的成功，一年他賺了六百金元。但是倒霉的時期又到了。有一天他在車上實驗室裏作試驗，車一跳動，掀了一條硫磺在車板上，車立刻就着了火，他的實驗室和大幹路報報館完全化為烟燼。車上的指揮員怒氣衝天，在下一個車站把他抛下車來，並且狠狠價了他幾個耳光，把他的耳朵打壞了，幾乎成了一個聾子。

他的母親對於他很有信心，這個時候也就來援助他，把自己房裏的地窖給他做實驗室。就在這個時候，他救了一個鐵路辦事員的小兒子的性命。一個開來的火車幾乎把小兒子壓着了，他把他抱出了危險。

這個父親非常感激愛狄生，他願意教愛氏學習電報，以為酬謝。這是愛氏的野心之一，他自然喜歡得了不得。他學了幾個月，每天工作十八點鐘，把電報學會了。他於是建了三里長一條電線，由車站到一村莊。後來他被派為湖浪埠一個電報員。但他研究高深電學的熱望非常的切，以致常常陶醉於實驗室中的試驗，忘却了接收或發出消息。因為這樣不盡職，被撤了差。以從他的職業，於一八六三年為加拿大，司出拿，大幹路車站的電報員。

愛狄生從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非常的才能。他的腦子似乎比別人的快些，無論大小問題頃刻間就能得到解決。有一回他表明

了他那神奇的天才。聖克拉河結冰，隔斷了湖浪埠，米什干與沙尼亞，昂太内阿的水電，不能聯絡。愛氏此時爲一電報員，他在湖浪埠跳上一個火車頭，用汽笛發出消息。最初對於他的『喂！沙尼亞！』沒有回答，經五里的冰隔傳回來。但是後來加拿大那邊的電報員接着他送出的消息，用火車頭的氣笛回答。這樣就建設了兩城間不用電線的交通。

但是愛狄生因爲愛試驗與發明的緣故，不幸的事又到了。他那個時候不過才十五歲。爲防止電報員入眠的緣故，電報員必須每一點鐘送一記號以表示其未入眠。愛氏以爲這種維持清醒，是無需的受苦，尤其是沒有事做的時候，很難不入眠的；因此他造出一個機器，能够自動於每小時送出一記號。可是因爲電報阻礙，邊出禍來，他於是蹓跑了。

此後五年間，仍充當電報員，一時在此地，一時又在另一地方，最後到波士頓作事，發明自動電報受信機。但是事體每況愈下，愛氏於是移至紐約，把書籍器具都存在波士頓押債。

．他到波士頓時，身無半文。到後第一餐便是一碗茶，由他所遇着的一個喝茶的人乞來的。

但是這個少年發明家轉運的時候到了。他到紐約三天之後，逛到一個電報公司裏去。這個公司用電報供給商人的物價。當他正在看電信機時，此機忽然停止。不多一會兒工夫，一羣一羣的人來說，他們主人的電信機停止了！公司總理洛時博士同時也進來，查出來機器是損壞了。他的面上現出很着急的模樣。愛狄生猜想着說道，『我能把牠修好。』洛時博士非常驚異。公司的屋員也對於這個窮困的餓鬼非常奇怪。但是愛氏徑去修理，確實修好了。因此他第二天就被聘爲公司總經理，每月薪水三百金元。當別人告訴他，他所應得的薪水的時候，他不能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三百元在他眼中是一個極大的數目。

愛狄生勤勉工作，以圖實現他的理想，他用了每分鐘的餘暇工夫去作實驗。不久他把電信機改良了，得了好幾個專利權。後來他辦了一個電氣工程公司，名叫頗卜愛狄生公司。

運氣又來了。他正在帮西協和電報公司作事。他們問他要買他的一個專利權，問他要多少錢。他正想說要五千金元；他們問他四萬金元可以賣了吧，他答道可以。

〔未完〕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八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海豐陸豐赤禍記（續）

鄺笑菴

七　海陸豐與各縣之哀鳴

海陸豐與惠來普寧紫金暨潮陽揭陽五華各縣。既飽遭共產軍之焚殺。於是迭向各方面呼籲求援。詞意悽悲。情懷悱惻。不知是墨是淚。亦錄於次。以證一斑。

海陸豐之刀下餘生泣告國人書

各省軍民長官。各教育會。各商會。各省埠會館。各團體。南洋美洲各團體。暨海內外同胞均鑒。敝邑海陸豐赤禍橫行。時期之長久。狀況之慘烈。報端雖有披露。各界尚未周知。茲有上國民政府一呈文曰。「為哭陳海陸豐地方慘狀。請迅設法賑救事。竊敝縣海豐陸豐自十三年彭湃等入寇學界。並設各鄉鎮農民協會以來。鼓吹蘇維埃主義。一般血氣未定之中小學生。及地方無賴。相率附和。浸更憑藉官力。收繳民團槍械。編設農團軍。橫施暴力。強迫入黨。殺人焚屋。刦欵濫刑。兩邑居民百萬。已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政府採取「聯共」政策。雖甚受禍。無門告訴。只有任其塗毒。莫敢誰何。蓋一經呼號。受害更慘也。本年春廣東清黨。海陸豐共匪公然宣告設立蘇維埃政府。十日兇暴殘殺。死者數千。逃者數萬。至黨軍開到。始暫斂跡。然黨軍只駐縣城。不敢四出剿辦。各區鄉猶是共匪之巢穴也。未幾。葉賀由贛竄粵。兩邑共匪。又相率佔城。再設蘇維埃政府十四日。死者逃者。益倍其數。黨軍再到。猶是問城不問鄉。共匪巢穴。依然如故。無知鄉民。以為共黨得勢。則有無上焚刦淫殺之權威。失勢仍可散聚區鄉。黨軍仍是優待。莫敢為難。自是膽更壯。勢更盛。脅從更多。附和更衆。行為更暴。凡男子十六歲以上。四十歲以下。強徵入農團軍受四個月軍事之訓練。女子強徵使任宣傳。駐城黨軍。因省城軍變。不顧地方。未幾調去。共匪更大事猖獗。第三次設蘇維埃政府於海陸豐城。三閱月來。無兇不窮。無惡不極。以殺人焚屋之多寡。定各區鄉蘇維埃辦事人成績之高下。故不燬田屋契據者殺。不毀阡陌者殺。住大厦者殺。着長衣者殺。有資產五百元以上者殺。商店不放棄管理權者殺。曾為官吏者殺。年在四十以上者殺。受強迫參觀其父兄受刑而號泣者殺。收殮親屬未及三日之陳尸者殺。妻哭其夫。母哭其子者殺。經過刑場而太息者殺。不赴聽宣講者殺。聽宣講而不終席。或不鼓掌者殺。男女十四歲以上。不遵令刺一赤字於臂上者殺。運又糧食集中。民間存米須傾倉交出。需米則領票求糴於蘇維埃官店。并須對店門高呼蘇維埃萬歲三聲。始得納錢領米。否則槍殺。哀哉。百萬生靈。時時處處皆在殺中。而斬刀不利。俐子非手。砍頭連肩。劈腦帶骨。亦有

未殺而先去耳者。先剜牙者。先割鼻者。先刺乳者。已殺而剖腹者。分肢者。取出腸臟以陳列者。其逃之港澳南洋。身外無物。或中途自盡。或挨餓而斃。其逃未出境。或被截而慘死。或心怵而縊溺。殺者溺者。縊者。殍者。驚悸者。憂憤者。無生之路。皆死之緣。碎尸山積。赤血河流。至屋宇焚燬之數。海豐縣城居民五萬餘。焚八成以上。陸豐縣城居民三萬餘。焚六成以上。公平鎮居民一萬餘。焚八成以上。汕尾居民一萬餘。焚六成以上。碣石居民三萬餘。焚九成以上。甲子居民二萬餘。焚六成以上。南塘。博尾。湖東。新田。赤石居民各一萬弱。焚七成以上。梅隴。捷勝。西坑。西山居民各約一萬。均全焚。其餘鄉村被焚二三成以上者。不可勝數。伏忖廣州之變。只有二日。羣起呼號。痛覺難忍。但衡量慘狀。不及海陸豐百分之一。我國民政府尚能於事過之後。派兵靖難。撥欵賑恤。力圖善後之不遑。而獨對此已死垂死之海陸豐百萬生靈。且正在日日禍甚之中。而不加顧惜。灝之廣州當局而不理。灝之潮梅當局而未援。欲自籌武力捍禦。而又不准。謂之民國之疆土。則極禍極災。莫之救也。謂之化外之灘陬。則自衛自決。莫之許也。年年練卒。月月斲兵。所求爲何。北洋軍閥應打倒矣。不平等條約應取消矣。獨不能分萬一之力量以救此百萬生靈乎。抑更有進者。共匪近徵十六歲以上男子入伍訓練。已三閱月。搜集兩邑現金過百餘萬。有槍五六千桿。益以葉賀殘部。武器不可謂綜。戰術不可謂昧。主持者不顧生。附和者日加。衆嶺東毗鄰二十餘邑。又有半秘密同樣之組織與宣傳。曩年民間自衛槍械。陸續被共匪劫迫收繳。誠恐燎原勢成。被禍者不獨海陸兩邑。更不獨民間生靈。迫切陳詞。伏乞迅速派兵撥款。分別剿賑。幷急籌善後辦法。痛切哀極。不遑擇詞。即祈察照施行。此呈國民政府。海陸豐兩縣難民陳清宇。張維誠。何振中等。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共匪近在國內尙四處圖逞未已。苟軍事當局不特加注意。各界不羣起籌防。則海陸豐之慘禍。將擴及全國。我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將盡落於生番野獸之手其慘痛必過於亡國喪家萬倍也。用特錄文泣告海內外同胞。願垂察焉

海陸豐工商聯合會請兵電

海陸豐工商聯合會等篠日代電云。敝縣海豐陸豐自被共匪創設蘇維埃政府後。惡極窮兇。甚於毒蛇猛獸。城市坵墟。人民塗炭。省港各報已詳登之。前敝縣難民陳清宇何振中等。於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曾列受害慘狀呈陳國民政府。並泣告各省軍民長官。凡一切寃抑情形。想在洞鑒之中。自呈文上後。邑中日望大軍馳救。切於大旱之望雨。乃至今旬餘。並無一矢加遺。而匪首彭湃等又續添張黃敗殘之紅軍二千餘衆。集中海陸。合前葉賀潰敗時竄入縣境之殘軍。數約三千餘。共匪得此兩軍。如虎添翼。聲勢瀰天。陸海縣城。方以聯團自衛。稍告安寧。日昨又被其攻陷陸豐之上浦鄉。海豐之沙港鄉。全村被焚。死傷遍野。慘不忍聞。倘援兵不至。恐死亡相繼。淪爲有土無人之境。查共匪巢穴有數處。一在紫金之炮仔墟。一在陸豐之碣石溪。一在海陸紫金惠陽交界之嚴石。在海豐小溪洞之埔仔。每聞官軍欲到。則分途趨避此中。爲負嵎自固之策。一覓鄉導。使可直搗巢穴。一網打盡。如謂跳梁小醜。未至影響大局。則蘇維埃之名。早已通電全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即彼具有共產色彩之張黃。對於搗亂廣州之共逆。尙知掩人耳目。立豎討逆之旗。以除民害。況鈞座素持討共主義。豈忍恝置。即謂大軍開拔前敵。追擊張黃。未暇顧及偏隅。然留省未出發之兵尙多。枕戈以待。倘調撥二三團水陸幷進。便如鼓烈風而掃秋葉。區區逆賊。不難束手就捕。倘若諉諸潮汕軍事當局。則前敵戰事方殷。非待軍事結束。奚暇顧及海陸豐之共產。若是者海陸豐百萬生靈。迨無噍類矣。敢

用泣叩鈞座、伏乞惻隱為懷。特派出偏師。刻日馳赴海陸、專任勦共。以救垂死之海豐陸豐百萬生靈。方顯赫政府之威名。一紙哀詞。和淚而揮。統祈察照施行。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等情。省政府正核辦間。復准第八路總指揮公函開、現據旅港王青龍函稱。此次廣州及海陸豐慘被共產黨之屠殺及焚燒姦刦、罪源汪精衛引匪惡張發奎[illegible]挺龍賀陳公博黃琪翔等。及各匪徒。膽敢委任海陸豐之彭湃黃强劉琴西陳魁亞等、初在海陸豐設巢。開始蘇維埃政府、賣國滅種。竟被殺人片屍。威嚇民衆之壓迫。致累生者流離失所、死者九泉含冤。實屬慘無天日。忖思如此行為。若不早絕根株。我國不亡、定有共滅之禍、於後可決、茲幸我公重蒞斯土。必認眞迅予設法、一面佈告。一面查究。一面追拿。一面懸紅。一面勦辦。一面矜恤。一面照會外洋居留官廳。嚴拿共惡、縱絕根株、至於海陸豐切勿以看事小、務宜早日救民。盡除該共匪之巢穴、而該巢穴不除絕。斷無寧日。至彭湃劉琴西黃强諸孼、最利害變化。最能力撼人心、此類宜其花紅萬元以上。如有人能引導擒拿到案。並升要職、至時行事。非海陸豐人方能引導破獲。不難善後、至該海陸豐被壓迫之累、尤望令行矜憐保護之。又查海陸豐之東清鄉石龜鄉青坑鄉羊古埔鄉、沙港鄉湖田洞。公平鄉、陸豐各客洞盡可勦盡也。如不認眞畢發。禍又不遠、茲將大概情形奉陳鈞察。伏乞迅為令行辦理。以絕共匪根株、而安良善。

海陸豐難民在汕請願書

海陸豐難民數千人到汕頭向第十一軍陳銘樞致請願書云。為請願事。竊海陸二邑、自被共黨首要彭湃勾結葉賀殘部以來。組織蘇維埃政府。公然為叛國行為。擄刦焚殺。於茲數月。曾經難民等披瀝冤慘。呈請政府派兵援救。迺催稟如鱗。未蒙遣派一兵一卒。視海陸豐有如化外。以致逆燄益張。行為益肆、近更勾集廣東共產軍敎導團千餘人。先後圍攻陸豐上埔南塘甲子及惠來屬百玲各處。逢人便殺。逢屋便燒、大好鄉邦。盡成焦土。死亡載道。流血成渠、亡族亡家。慘難罄述。往者張黃縱容共匪。釀成廣州禍變、致令彭湃諸逆。久稽天誅。今幸大旆蒞汕。以勦滅共匪相號召。海陸之民。知鈞座將必實踐其言。有以副海陸民衆之望、是用合衆請願、再訴冤情。伏冀分兵東向。直抵海陸。滅斯孼醜。殲此大憝。豈惟百萬遺黎。得慶昭蘇。黨國前途。實嘉賴之、若復姑息優容。任令封豕長蛇。薦食民畜、則海陸遺黎。莫知死所。即鈞座討共宣言。恐亦無以昭信矣、魚噓沫以失水。鳥將死而哀鳴。言盡於斯。惟麾下憐而救之。則生世戴德矣。謹呈海陸豐兩縣難民代表團。

海陸豐上砂鄉之血淚語

廣州李主席（餘銜略）赤黨殘虐。焚擄刦殺。滅絕人道。毀瀆尊親。有國以來。莫此為甚。若任所為。不獨國無寧歲。民無寧日。即我神州之錦繡山河。神明華冑。將必斷送於他人而不惜矣。去年以來。海豐餘孼彭湃五華餘孼古大存宋青等。勾結賀葉殘部。連陷海陸兩縣。及五華之安流龍村兩區。所到之處。逢人便殺。刮骨剜心。逢屋便燒。十室九傾。刦掠則片物不留。姦淫則紅顏畢命。地方邱墟。生靈塗炭。轉徙流離。餓殍遍地。見者墮淚、聞者傷心。其慘毒殘酷。甚於猛獸洪水。民鄉隸屬陸豐北界五華。一隅山僻。幸得保存。但全鄉米食。素仰外來。自去歲舊歷十一月間、收容陸豐屬河田方面之難民三千餘人。及十二月間。救出五華屬之塘湖方面鄉民二千餘人以來。化乞滿地、供應艱難。而古大存宋青復於本月感日。統率匪黨千餘衆。將民鄉與塘湖交界地方之黃沙鄉陳姓。四百居民之房屋。全數焚燒淨盡。肆意刦擄後。移駐迫近民鄉距數十里之上際地方。結聯該處匪黨。虎

視耽耽。駸駸相逼。現在雖經民鄉嚴密防備。但賊勢浩大。若非仗大軍。迅賜撥隊嚴加勦辦。吾恐此伧不滅。則附從愈衆。滋蔓愈廣。除之爲難。禍無底止矣。伏懇俯念民生。尅日動員。滅此朝食。慰我來蘇。是爲切禱。海陸豐上砂鄉代表莊流。莊耀山。莊伯棠等。一萬七千人仝叩。艶。

海豐縣長之請兵電

海豐縣長電省政府云。（銜略）海陸豐守備司令蔡騰輝。自本月十九日率部由惠陽進佔海豐。驅赤石殘。不料該處共匪。聯合共軍。敎導團。共約二千餘人。猛烈反攻。發即奮勇抵抗。鏖戰竟日。卒以衆寡勢殊。退出赤石。轉駐惠陽屬之黃埠。待援。共匪自戰勝後。氣燄益張。焚殺益甚。海豐殘餘民衆。輾轉於刀俎之下。受禍愈慘。而望救愈殷。祖詒職司民牧。恢復有責。迫切電請鈞座。伏懇轉請第八路總指揮部。即日迅派大軍。會同進勦。救民水火。實感大德。

惠來百玲鄉之請願書

惠來縣百玲鄉被海陸豐共產軍攻佔後。鄉民逃難到汕。向汕頭守備司令部請願派兵援救。請願書云。

呈爲共匪爲禍。焚燒刦掠。鄉陷人亡。流離失所。懇請迅即派大隊剿平匪軍。並請設法拯濟撫恤難民。以靖地方。而解倒懸事。竊難民等鄉居惠來百玲鄉。平素安分守己。勤務正業。清黨前見農會行爲之荒謬猖獗。相戒不敢加入。致招共匪之忌。清黨後屢遭壓迫。此次海陸豐失陷。難民等鄉當匪軍入惠之衝。首蒙其害。本月十六日上午。共匪彭湃及東港墟盧阿坤林阿仰。青園鄉謝裕娘謝阿尋。火旗鄉簡五蝦簡阿林。烏坑鄉高石榴高娘字高娘因。新村鄉謝丙子謝娘波。大線鄉傅吳子陳四蝦。石門鄉羅顧羅阿陳等。即率匪軍二十餘人。自距百玲四里餘之東港墟頂塗樓鄉迫攻民鄉。難民等一面極力死守。與敵激戰。一面派出多人分請救兵。卒因救兵未至。勢力不敵。不能支持。至晚八時。全鄉被陷。鄉民蘇吳楚蘇阿成林駁弟鍾妙仁李阿如。及十三齡之女童黃鵬妹等當場斃命。傷者無數。難民等迫得扶老携幼。死中逃生。向東退出。徒步達旦。始抵龍江。越日抵神泉。又越日抵縣城。城中據報鄉陷之後。匪軍即大肆刦掠。財產米穀搜括淨盡。鷄狗草木無一倖免。損失之大。過百餘萬。匪軍刦掠之後。繼以焚殺。全鄉居屋盡成灰燼。被屠殺者未得確數。難民等居城六七日。雖經政府及各界同胞之拯救。卒以人數太多。給養不繼。遂於二十四日陸續離惠。步行一百七十餘里抵潮陽。再由潮陽乘輪來汕。截至昨二十八日止。到汕者已八百餘人。而未抵汕者尚數百餘。嗟嗟難民等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父哭其子。弟哭其兄。妻子離散。婦孺漂泊。露宿風餐。飢寒交迫。死者已矣。生者奈何。現難民等雖暫棲身汕頭。得各慈善家之接濟。然家破鄉亡。物罕人衆。異地依棲。終非久計。且回顧故鄉敵人猖獗。孤城坐困。危在旦夕。迫得泣陳慘情。籲請鈞部迅派大隊前往痛剿。務將禍首彭湃盧坤林阿仰謝裕娘謝阿尋簡五蝦簡阿林高石榴高娘字高娘因謝丙子謝娘波傅吳子陳四蝦。羅阿顧羅阿陳等嚴拿槍決。並請設法接濟在汕難民。庶幾共匪肅清。地方平靖。後方鞏固。而難民等得以生存。不獨難民之幸。抑亦全惠同胞之幸也。泣血陳詞。惠來百玲鄉難民鄭兆宗李信記李裕豐林寶合黃月明等一千餘人泣叩。住址汕頭鹽埕若瑟中校舍。

潮普揭惠民衆之呼籲

廣州分呈政治分會主席李。十一軍長陳。軍事廳長徐。黨省部鈞鑒。共逆披猖。潮梅鼎沸。自去年以來。普寧縣城被圍攻者十餘次。潮陽被焚掠者已數次。鄉村之被燬搶屠戮者。則有鳴岡古分等百數十鄉。屍體山積。廬舍坵墟。近

因張黃叛變。毒燄益張。逆首彭湃等復率張黃殘部葉賀散軍。會合各地農匪數逾巨萬。進擾潮普惠揭四縣。公然設立蘇維埃政府。實行搶產主義。鋤去阡陌。焚燒簿契。毀車扣船。把路斷電。張二十四殺之布告。唱打倒黨政府之口號。普之果隴和尚寮橫溪等鄉。惠之百玲葵潭等鄉。潮之深溪兩英城等鄉。相繼失陷。上自白叟。下至黃童。凡被逃不及者。莫不慘遭屠殺。血海尸山。傷心慘目。哀鴻徧地。哭聲震天。現據探報。揭之河婆。亦被圍攻。惠來縣城。且陷於四面楚歌聲裏。民團力薄。難以抵禦。四縣民衆。盡在水深火熱之中。若不及早剿辦。勢且燎原。四縣爲潮惠咽喉。萬一有失。潮汕即非政府所有矣。查各屬共孽之愈撲愈盛者。皆緣各屬農會。多被煽惑利用。一經發動。四面響應。歷次剿辦。全無根本解決。兵來則匪化農民。兵去則執槍而爲匪。當道期以匪退爲肅清。而不知捲土重來。爲禍更酷。代表等爲黨國計。爲桑梓計。特效賈伍二人之哭。爲民請命。伏乞一面電飭潮梅守備司令。增派重兵。向潮普揭惠進剿。一面遣派大軍。由東江進剿海陸。以附首背。務絕根株。庶械可繳。匪首可獲。民衆得稍昭蘇。而黨國可得奠於磐石矣。瀝電哀號。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潮陽揭陽惠來普寧四縣公民代表同叩迴印。

蔡潭失守之急電

惠來縣蔡潭。於二月十三晚失守。該縣長電汕告急云。十三晚二時。駐蔡潭蔣營長派吳欽香到隆江報稱。蔡潭埠是日失陷。林族房屋被焚燬。槍斃民衆甚多。幸免於難者逃避寨內。第六連全部被圍困。陣亡第五連長排長各一名。現民衆被共匪圍困萬急等語。

五華旅汕同鄉會之訴詞

五華縣旅汕代表。向汕頭守備司令部呈請願書云。爲五華農匪殘民叛國。大肆焚殺。謹代表全縣遺黎。請願派兵剿匪事。竊五華農匪古大存。宋青。古懷。古公魯等。聚集爛崽。流氓。日以焚擄刼殺爲事。近更愈鬧愈兇。大肆屠殺。剖心剖腹。斷臂裂屍。極人世未有之兇殘。甚且宣布組織蘇維埃政府。顯然與中華民國爲敵。滅絕良心。爲虎作倀。凡有血氣。誰不痛心。自圍攻大田。攻水艦。攻鯉魚江。攻對鏡窩等處。焚燒民房數百座。舖數百間。殺人盈千。刦掠逾百萬。被擄勒者逾數千家。最近舊歷除夕前二日。攻破塘湖。石溪兩鄉。店舖焚燬一空。十里之內。盡成焦土。財物任其搬遷。男婦任其屠戮。雖九十老翁。髫齡童子。亦不免于誅夷。尤可憐者。塘湖石溪難民。約有五千之衆。逃入上砂境內。風餐露宿。哀鴻嗷嗷。無衣無食。轉瞬塡於溝壑。餘如南洞棉洋上砂各鄉村。日夕數驚。亦將入於危途。而不可或免。第思五華農匪。不過土槍七八百枝。脅從一二千衆。政府及今而誅鋤。則兩營兵力。無虞不足。若仍姑息優容。聽其稱兵作亂。鼓煽黎氓。將來迫脅愈衆。元氣愈傷。剿撫俱難。清釐不易。設若農匪攻破上砂。與海陸豐打成一片。崇山峻嶺。密穴滋多。尤恐出沒不常。雖經年累月不能奏效。伏惟麾下振天地之義氣。以肅殺而爲心。及早派兵。滅此寇逆。豈惟五千難民。得慶生還。闔邑遺黎。實頂祝之。謹呈潮梅守備司令。請願團五華難民代表鍾向陶等。五華旅汕代表張道翔等。

鍾秀南請惠陽各界剿共函

鍾爲陳炯明親信。近致函惠陽各界。請團結剿共。詞亦痛切。函云。逕啓者。中國共產黨。自入寇國民黨後。憑陵城社。極力宣傳。邪說暴行。深中人心。地痞流氓。農匪工賊。因而作祟。清黨以還。根株未絕。乘隙暴動。時有所聞。江浙兩湖。疊遭蹂躪。最近如廣州坪石。焚殺之後。死人如麻。城市爲墟。耳目聞見。已足寒心。而受毒至深。被禍至烈。爲時至久者。則莫如海陸豐共產黨。于去年三月。在海陸豐殺人民政府。大亂十日。殺人盈百。焚鄉十餘。兵來匪散。

大憝未除。軍隊移防。匪又嘯聚。中秋次日城再淪陷。十餘日間殺人焚屋。較前倍蓰。剿匪之兵。席未及暖。又復他去。自冬徂春。共黨建設蘇維埃政府於海陸豐。聽命蘇俄。而海陸兩邑。非復中華民國之版圖矣。共產黨之荼毒海陸豐也。無兇不窮。無惡不極。殺令二十八條。油印分發。窮天下之民非彼醜類，無一不在被殺之列。蘇維埃政府。以各區殺人之多寡。課辦事者之優劣。殺頭有專部。賽頭有大會。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其殺人也。以挺以刃。以火以水。以石以繩。於市於橋。於山於田。於井於廁。無物不是殺人之具。無地不是殺人之所。未殺之先。去耳去鼻。斷指斷脛。既殺之後。煎肉啖心。裂肢碎骨。最不堪者。童子當劊手。力弱刀鈍。斬頭中肩。刺胸礙骨。輾轉叫號。求死不得。人彘之刑。視此尤快。至焚房刧舍。燬契滅約。商店歸工。田地歸農。其餘事耳。計海陸豐自陷匪以來。市鎮鄉集。無一免禍，梅隴捷勝碣石田子南塘羅溪上埔等處。均居民過萬。住屋盈千。素稱饒足。匪過之後。死者死。逃者逃。燦爛華屋。無片瓦之存。虎口餘生。不死於共匪。亦死於飢寒。劇可哀也。共匪前經派人赴蘇俄。請餉請械。不出旬月。必可運到。現且實行徵兵之制。無論男女。五十以下。十六以上。均須武裝編入赤衛隊。準備作戰。伙食軍器。暫由各人自備。一方面暗奪農時。使農民開阡毀陌。以待經界分田。播種失時。饑饉即至。非有愛於農夫。實欲製造荒年。餓死殺不盡之人。使倖而僅存者。窮無所歸。不得不從而爲匪耳。海陸兩邑。因農商歇業。經濟絕源。百物騰貴。求過於供。火柴一盒。値銅幣六枚。餘可想也。共匪知圖據海陸之不足以久存。乃東出惠來普寧。而惠來全屬。與普寧七十餘大鄉。焚殺七日。是繼海陸而入於暗無天日之境。比陷紫金。殺縣長。戮紳富。南嶺新破。殺三百餘人。男婦二百餘。全縣中人之家。無不遭刦。日前平山商團拏獲共匪吳良材劉阿初二名。身上搜出蘇維埃政府委狀通告多紙。其第二頁第八條。原文「爲要鞏固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必須向外發展。故海陸豐須即計劃向埔心三多祝李坑屯吉隆平政平山方面。援助農民暴動。並即召集該地同志。或武裝農民。來開會討論詳細辦去。」云云。頃據李坑屯埔心逃難來此者云。新庵以北。已爲匪踞，多祝亦危等語。是匪之計劃已實現。惠屬未被擾各區鄉，苟不先事預防。並爲有力量之大團結。妥定策略。銷滅赤禍。恐人自爲政。必至各個被擊破。而終爲海陸豐惠來普寧之續也。貴邑共匪少而商團民團自衛之力強。以鎮內賊。固可無慮。誠恐共匪習攻惠普之故智。傾師來臨。強敵在前。則鋤櫌棘荊。能爲患矣。一得之愚。以爲禦共之計。非力圖自衛不可。蓋政府之兵。調動靡常。兵去匪來。仍受塗炭。海陸前車。可爲殷鑒，貴邑各團體。宜於此時一面急電省政府。派兵應援。一面聯絡各處民團商團。先清內奸。兼禦外寇。籌謀應付。諸公自有宏猷，匪來即以應戰。匪如中止不來。仍須揀選精銳。連兵進討。共匪巢穴。在海陸豐。討共各軍。均伺機進剿。一方擊賊，即環起而攻。救海陸豐。即所以救惠陽也。楚王之告國人曰。禍至無日。闞廉之誡屈比曰。師克在和。願諸公同以討赤爲心。毋偷目前瞬息之安。而釀後來無窮之禍，所厚望也。弟以赤禍日亟。不忍坐視。殘年風雨。跋涉來惠。隨海陸豐守備隊司令蔡君騰輝出擊海陸共匪。師次赤石。匪盡兩縣之力。來禦我軍。以衆寡懸殊。僅斃赤軍團長某。農匪大隊長彭肯及共匪百餘人而歸。刻仍訓練部曲。枕戈待發。諸公如有討共決心。應如何進行之處。希不吝指示。弟當執鞭捧轡。稍効微勞。雲山匪涉。延佇爲勞。書不宣意。（二月二十日發於黃埠）

八　難民到處流離圖

海陸豐及惠來普寧紫金五華潮陽揭陽諸縣。被共產黨先後蹂躪。其早

已離鄉逃避者。固屬甚衆。其眷戀田園。及蒙禍時始遠徙者。尤爲不鮮。統計到香港難民。散居深水埗。筲箕灣。九龍城。油蔴地。旺角。紅磡。銅鑼灣。灣仔。上環。中環。香灣仔各地者。有三萬餘人。其富有者。尚能稅居樓房。窮者則睡臥各街邊簷下。亦有棲宿於沿岸船中、大都鳩形鵠面。衣衫襤褸。到汕頭者。約二萬餘人。除依各親屬者外。則席地於公園前及崎碌一帶。亦有由汕頭轉往南洋上海者。以赴南洋爲多。因海陸豐及潮梅人多經商南洋。此等難民、將以海外爲第二家鄉矣。到廣州者。約二四千人、由政府設立海陸豐難民收容所。計畫收容。亦有露宿於東北郊外。及廣九路沿線。海陸豐旅廣州人士。則組織籌賑委員會。函請各界。爲將伯之呼。以救被難之黎庶。

據難民所述。海陸豐人民被屠殺者約七八萬人。屋宇被焚燬者二萬餘家。商店被沒收者萬餘家。現則地方元氣喪失無遺。頹垣敗瓦。焦土千里。洞胸斷脰。觸目死屍。凄涼慘況。非復人世。至得以逃出海陸豐者。有向僻路隱匿。往往三數日。始達海岸。伺孤舟過時。乞其救援。有乘漁船出海飄泊至香港、有步過崇山峻嶺。晝伏夜行。有中途被共黨截殺、亦有中途餓斃。至抵香港廣州汕頭各地後。以無家可歸。餒凍並承、更有服毒懸樑投河跳海以死者。嗚呼可謂慘矣。

難民到廣州者。曾聯合旅廣州海陸豐人士組織難民請願團。向粵政府請願派兵往勦。粵政府曾恐有反動分子混入請願團中。將之解散。一切訴苦印刷品。亦被沒收。是可謂呼籲無門矣。

在香港之難民。亦嘗派代表到廣州。請願援救桑梓。以解人民倒懸。政府僅以已派兵往圍勦答之。香港華商總會對此難民。曾一度會議。議決派員分別調查。以資呈請廣東籌賑總處、發給賑品救濟。

海陸豐共產黨之暴亂。死者姑勿論、其平安脫險。倖作難民者。已邀天憐。銀物得失、不復顧念、稍有心者。哀憫不暇。粵政府當軸。最近雖有由廣州汕頭兩方派兵圍勦之說。顧大兵之進。獨珊珊遲行。且共產黨盤踞海陸豐。粵政府稅收亦復短少。就鹽稅論。已減去數千餘元。粵政府亦淡然置之。殊爲可異。故期以何日。能使海陸豐及惠普潮揭紫金五華安於磐石。惟拭目俟之。(三月一日)

本報定價

訂閱期限	訂閱價目	外埠及日本加收郵費	歐美各國加收郵費
一月	一元	二角	一元
半年	五元五角	一元	四元二角
全年	十元	二元	八元四角

凡學界訂閱者報費八折但以來函有學校圖記者爲限
報費先惠郵票不收

分社地址

北京　北池子騎河樓馬圈胡同四號電話東局二三五三
奉天　軍署大街震泰派報社
濟南　六大馬路德昌洋行
濼州　北關東方時報分社
營口　中法儲蓄會傅榮彬君
上海　北京英文文大晚報社

派報社地址

石家莊大橋西街五洲派報社
哈爾濱道外極東派報社

廣告取價非常從廉備有價表承索即寄

初雪

（胡也頻）

看天之遠近。
全現陰陰的欲雨之色。
四處無日光之影。
惟有寒風吹來。頻添許多冷戰。

模糊裏有一隻烏鴉。
孤獨地。飛翔。巡視。
似詫異這空中。
何以變如此之單調。

從黯澹的凝雲深處。
悄悄的。驟然變樣——
飛來了柔軟。紛紛。
如無聲地飄落之花瓣。

在神秘的一頃。
紅墻與古樹盡變白頭。
一切都披上孝衣。
宇宙如新喪之少婦。

北京。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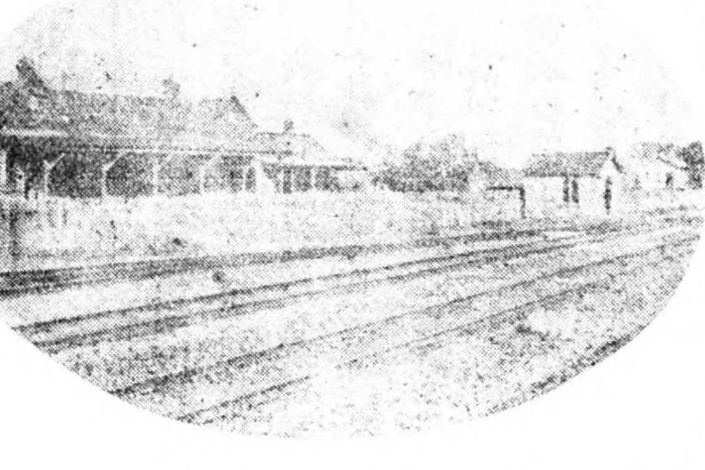
自二月廿三日起至廿九日止

軍事形勢轉急

本週軍事。南北雙方。確已實際進行決戰之準備。北方自張孫褚上週回防。張學良楊宇霆亦於二十五日去保定。二十八又往東長壽檢軍。二十九到石家莊。衛隊及八大處人員隨行。聞將駐節石莊。指揮河北作戰。京內並已準備所謂討伐令者。令文已提閣議修改。一俟前線佈置完竣。即可頒發。山東之張孫。亦於二十九日在濟南誓師。誓師文電內容。聞專對馮攻擊。臚列事項甚多。另一通電。則希望閻蔣兩方。勿助馮氏。且稱願與重溫舊好。願各不相犯云云。惟京濟命令文電。迄廿九日止。皆尚未發。其原因大致以此次攻豫係由一二(孫張)三四(張楊)七(褚)等方面軍隊聯合。一致動作。故對外表示。將由各軍共同為之。以示團結。而壯聲勢。在實行攻擊之際。亦須同時進取。以收夾擊之效。特京漢佈置。似尚未繼完備。孫褚亦猶未到前方。褚玉璞延至二十九日始由津赴濟。故必俟各路調遣竣事。則命令與通電頒發之時。殆即前線總攻之日也。至於南方。據蔣介石與新聞界談話云。總攻擊遲早不定。但北伐大舉。為存亡重要關鍵。還須戰兢惕勵。不能抱十分樂觀。彼方計畫一用破壞此方戰線。之欲先攻下山西。再攻河南。最後攻津浦線。現又變更計畫。對晉取監視行動。以奉軍主力由京漢路南下。以孫傳芳主力由濟寧攻歸德開封。此方極望其實行後一計畫。則激戰可在黃河以南。免在河北作戰。實於此方為有利云云。南北戰略。既均願在黃河南北一決。雖雄意者河南大戰。確將再見歟。按南方北伐遲頓。原因雖多。而浙桂不和及軍費支絀。實為主因。李濟琛到寧與李宗仁赴漢。皆與浙桂問題。有重要關係。據東方社滬電稱。蔣李等晤商結果。浙桂已成立妥協條件。即(一)粵省政府担任北伐軍費一部分。(二)桂派與西山派脫離關係。(三)蔣與汪兆銘在政治上脫離關係。蔣為保持汪之體面。雖執某種方法。但不予汪以政治的權力。(四)蔣系軍隊不侵入桂系之勢力範圍。最後決定如何。程潛白崇禧等有無異議。當看李宗仁到長沙後之結果如何。惟李氏二十八到漢。二十九即與陳銘樞同車赴長。可見其積極調解。而外電稱二十六日長沙會議。已決議促蔣北伐。則浙桂相安。

大軍雲集中之邯鄲車站

共同對北。似已別無問題。至軍費一層。據滬電稱。擬發流通券。每月流通額。決定至多三百五十萬。第一月已籌有現金百七十五萬。另設監察委員會。除委員長由部聘外。餘由銀錢兩業公推。任保管及監督發行。各委員俟條例通過後推定。條例正在磋商。銀錢業已表同情。再本月底之財政會議。因須各機關負責認欵。故電末言明各員概須親到。不准推諉。三個月內軍費。每月定千二百萬。內國稅及各省解欵各五百五十萬。加以流通券及庫券收入。差可足額。自六月起。每月撥還五十萬。由銀行收回流通券。以上已於二十六日商定。嗣又聞此議復有變動。而欵則已另籌。二十九日由滬運寧紙幣。且達千萬之多。此兩問題。如果順利解決。則軍事進行。自不至再緩。現傳蔣準月底赴徐。奚湘鄂軍援馮。亦傳發動。據二十一長沙電云。程潛白崇禧經寧府之督促。已決定參加北伐。但程等計劃。似欲令前湘軍諸將參加。本人等仍以直轄部隊。維持湖南地盤。葉琪部之第十二軍已到武漢。新任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路總指揮之李品仙。不日亦將來長接洽後北上。其已發兵額。擬先以三軍開入武勝關。駐信陽郾城一帶。再相機北進。嗣



馮軍前方根據地之新鄉車站

又傳葉部將開彰德。此外繆培南軍奉寧府命。已過浦口北上。方鼎英部亦由滬杭轉運寧鎮渡江。似將加入海州一面。繆軍人數。聞有三萬。正自蕪湖大通向徐蚌開拔中。錢大鈞衛戍上海已決定。故錢部留駐淞滬鎮懾。又寧方組織參謀團已成立。其職務爲(一)籌議國民革命軍之聯合作戰事宜。(二)基於既令之作戰計畫。協助各軍之作戰指導。(三)維繫各軍之聯絡。(四)協議各軍軍務之整理改良建設事宜。該團主任已發表張之江。賀耀祖奉蔣命。於二十五日往歸德與馮接洽軍事。大致仍不外應付北軍南攻問題。積極行動。或當待蔣到徐州之後。於此更有可注意者。奉軍前次在豫。與唐生智張發奎部均經激戰。今唐部之葉琪張部之繆培南。輾轉奔馳。仍須與奉軍周旋。是亦一巧合也。

南方外交

兩旬來。爲南方外交重心之甯案談判。忽復發生波折。先是英使藍博森與黃郛在滬迭次交涉。大體實已解決。僅餘簽字手續。乃英使於二十四日突然離滬北上。據大公報二十五日上海電。英使二十四晚突然離滬。乘開灤之開平船。定今晨往秦皇島。英方稱藍氏以事迫。不能久在滬寧案解決。仍有望。惟以寧府對英艦開砲事。向英方提議須同時解決。此點英方未能同意。又寧府欲於此同時磋商修約。英方認爲時機未至。故寧案未能竟行簽字手續。東方社上海二十五日電。一時中英寧案交涉。雖在順利進行中。但其後交涉擱淺。英使昨夜十時已乘開灤公司之開平號首途歸任。據華報載交涉停頓之原因如次。㈠華方提議將英艦砲擊事件併歸寧案內解決。英方未予同意。㈡華方希圖於交涉寧案之際締

訂互惠條約。英方以非其時機而加拒絕。又大公報二十六日上海電。聞英使遄行。由於英政府之訓令。因黃藍談判本以寧案與修約同時磋商。此次倫敦訓令。則謂於本案中英艦開砲及修約兩點。不願談故事中變。但實際寧案交涉未即停止。英使於離滬之前。尚下輪與金問泗談兩小時。復據英人機關之路透社上海電稱。刻據官方宣稱。英國駐華公使藍博森氏本日由滬赴北京。關於寧案未得解決。但此項磋議仍由中國官



在滬與黃郛會晤之美使馬慕瑞

憲及駐滬英總領巴爾頓及駐寧英國總領事郝列德進行之。又據半官式報告。英使與南京當局談判所致破裂之點。即因中國曾提出要求。對於寧案發生時外艦砲擊蘇高尼山事。須表示遺憾。並要求中英不平等條約之修改。英國方面以為修改條約問題與寧案解決並無關連。英使本人且業於二十八日回京。此後之寧案將何時解決。誠難預言。惟遍遊長江一帶之美使馬克謨氏。業於二十五日到滬。據東方社上海二十九日電。美使抵滬後。即下榻美總領事館。謝絕與新聞記者晤面。守沉靜之態度。歸任期尚不明。據華報載。寧府外部長黃郛有昨夜離寧赴滬說。若果有其事。寧案交涉或有開展。亦未可知。但美方則一切緘口不言。另據滬電則謂黃郛二十八日到滬訪問美使。所談與南京案無干。又稱寧案停頓原因在日本云云。要之此案因關涉多國。一時不易便了。然英外相張伯倫二十八日在衆議院宣稱。對於寧案達到解決地位。尚未絕望。此可以知英人之態度也。

關於外交尚有一事可以附記。即英法日美等國提議禁止軍火運華。邀俄德捷克等國加入協定。已歸失敗是也。據莫斯科三月二十六日路透電。蘇俄政府答覆日本政府提議加入取締軍火赴中國公文內有言。軍火赴中國。完全係中國政府權限內事。蘇俄政府一向反對與任何國政府訂立關係第三國之協定。而並無第三國之參加者。故蘇俄政府拒絕加入協定。又因多數列強在中國享有特別權力。可任意運送軍火赴華。並有海陸軍駐紮中國境地。蘇俄政府特再聲明。絕無運送軍火赴華之意云云。俄人之言奸狡已極。又倫敦三月二十八日路透電。今日在衆院答復質問時間。托瑪斯爵士問。中國向歐洲購運軍火一節。查一九二五年之國聯草約。管轄軍火輸運。已簽署者已有兩國。是否尚有其他各國會員能否簽署。張伯倫答云。一九一九年取締軍火入華協定未能實行者。實由於供給中國軍火之國最重要者。如德國捷克魯威克亞俄國未加入之故。德國已於二月一日由駐北京公使在使團聲明預備加入。該使團已據以向各該政府表示有禁止軍火入華之必要。其他未加入者亦應立時設法請其參加。三月一日日本駐華公使已向蘇俄政府請求取締其國人經營此次輸運軍火入華事業。同時在帕拉哥之英使亦向捷克政府作同樣聲明。已據捷外長畢恩斯博士答復。彼等無法禁阻。

除非該項協定能約束各國。張氏並云倘出產軍火國能一致簽署一九二六年之取締軍火輸運草約。英國必定簽署。惟據歐洲九國及日本美國答覆英國之提議。表示近期內無一致簽署該約。可見此項運動毫無效果。

關稅問題

關稅事件。自關稅自主委員會成立。迄於今日。具體成績。猶屬渺茫。惟聞通知各國舉辦過渡稅之照會。則已由總稅務司易紈士起草。完竣後。呈到稅務處。交由顧維鈞修改。同時另具一分寄往南方。請南方修改。俟得有復音。方能作為定稿。故此項草牒之早擬。不過在徵南方之同意。並非即預備發送各國。二十七日稅務督辦梁士詒。對日本新聞記者談關會問題。謂余此次承乏稅務督辦。目的不外為實行關稅自主。實行關稅自主有與各國訂立互惠條約之必要。即不問商約已滿限之國。或未滿限之國。須一齊訂立互惠條約。俾中國得以改正從來受不平等條約所束縛之經濟條約的一部。中國現狀。軍人與軍人之間。雖戰爭相尋不已。然獨有政治。不可不向光明一途做去。此不僅為余個人之主張。實為南北同所切望者。余因本人主張在此。中國全國人民熱望亦在此。故此次毅然當其衝也。次經記者叩以關稅問題。梁謂外傳關於施行過渡稅率一事。中國政府致列國之照會草案已經擬定。殊非事實。蓋將來對於列國將以何種形式通告。尚在研究中。未見決定。過渡稅率適用七種之差等稅率。既經決定。原來七種差等稅率。乃民國十四年關稅會議所決定者。與各國全權之間。已經商妥。在各國當不致有異議。余信各國無不同意也。且關稅問題。決非新問題。乃依以前關稅會議之步調而進行者。此後亦不改變此種步調也。過渡稅之實施期。尚未見決定。是以七月一日實施說。不過外間之臆測耳。裁厘問題。雖引起相當之注目。但裁厘決非依各國之意思而然。乃全然為中國本身之意思本身之方針也。即裁厘為既定之事實。在中國必實行之日下。正與有關係之地方官憲商洽裁厘之辦法。總之已有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前實行裁厘之決心。且現正在努力中。至若在十八年一月一日不能裁厘實行自主。是否展期之問題。現在我等毫無加以考慮之必要。蓋凡作一事。而先預計其失敗。則斷無成功之理。故對於裁厘。以必可成功之決心。而一意努力為之。至債務整理問題。有担保之債務既有償還之方法。可置而勿論。問題為無担保之債務。中國為依中國之意志而確立中國之對外的信用起見。有擬將所增收入之一部充整理無担保外債之計畫。但其額數尚未決定。外傳將來關稅自主實行後。為保管關稅收入。有新設中央國家銀行之說。殊非事實。在余個人。對於為一種目的而新設銀行之事。絕對反對也。互惠



利用日本記者宣傳之梁士詒

稅率協定爲中國所最主張者。民國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公布之關稅定率條例第五條。已明載此事。是不獨有充分之根據。當時與日置益全權佐分利局長折衝。已見中日意見之一致。此固中國欣然同意者也。梁氏所談。雖足說明中國對關稅問題之方針。但依然不見具體。梁予裁厘無担保外債及互惠協定等點。詳細說明。均爲日方所注目者。其意似欲利用日記者。宣達其意于日當局。含有減少反對之希望。故于現時關稅已進行至如何之程度。依然未有隻字之暗示也。

廈門反日風潮

月來廈門鼓浪嶼發生反日風潮甚烈。本週尤甚。查此事起因係駐廈日本領事於二日夜十二時。派警至相公宮某宅。圍捕學生李箕煥李剛李潤內李明齋四人。拘禁梧桐江。旋於未破曉時。押入鼓浪嶼日本領事館。指爲韓國革命黨。國民黨市黨部得悉。已促官廳交涉。並於三日下午召集民衆團體聯席會議。決函官廳向日領交涉。須交中國官廳。並道歉保證以後不再派警到廈。同時電南京及省城請交涉。五日下午三時。又召集全廈百餘社團代表。在教育會開會議。決議(一)函司令部及交涉員。向日領提出下列條件。甲、限二十四小時內交出所捕李箕煥等四人。乙、日領須正式向我國官廳道歉。內、須保證以後不再有此種事情發生。丁、所有在廈日僑及臺灣籍人民。不得携帶或藏匿兇器。違者以軍法從事。日領不得異言。(二)從六日起。先行抵制商輪。如逾二十四小時無圓滿答復。則再爲進一步之辦法。(三)通電全國。請一致援助。(四)派代表赴司令部。請求切實負責交涉。務於二十四小時內交出所捕四人。否則民衆直接對付。(五)此案將來如無完滿解決。即呈國民政府懲處溺職官吏。(六)函各國領事。請主持公道。(七)組織廈門各界反抗日本侵略國權委員會。並舉總工會等十一團體爲委員。負責辦理。六日晨日輪開城丸由汕抵廈。船工不爲起卸。日領焦急。向交涉員表示。暫不將李箕煥等解往台灣。請勿抵制。但各界不允。八日午因日領仍未交出所捕李箕煥等四人。各界代表乃再在教育會開大會。到代表百餘人。議決(一)經濟抵制。其辦法組委員會妥定。(二)函請官廳。捕在廈非法日警。解散其辦事處。沒收其槍械。如官廳不能執行。則由民衆直接對付。(一)



反日激烈中之廈門風景

極樂寺

學定各團體為委員。(一)經費先籌二千元。(二)組糾察隊。(三)派代表赴省報告。但八日夜日領向交涉員要求勿抵制。否則亦將召艦來廈應付。十日晨果調第十四號日艦一艘泊鼓浪嶼。後而對本案則迄無答復。華人憤甚。國民政府秘書處八日會電市黨部。謂江(三)電所稱日警開槍擄人案。已奉諭函交外交部辦理。希即轉告民衆。靜候解決云云。然不足以抑止也。厦門各界反抗日本侵略國權委員會十一日午開會。議決十三日晨八時至十一時止罷海。表示決心。至時果全厦罷海。日領見民氣激昂。擬將所捕無甚關係之李潤炳李明齋二人。送交中國官廳。為取消抵制之交換條件。至李箕煥李剛二人。據稱係韓國革命黨。擬解赴韓國。此項公文十三日送達交涉員。但市黨部及各團體仍未允遷就。十四日午。交涉員遵外交部電向日本領事當面抗議日警捕人一案。歷三小時。無結果。交涉員定十五日再用公文抗議。而十四日日領仍請中國官廳會捕在厦韓國學生李某安某金某三人。官廳未允。厦門交涉員十七日復兩訪日本領事。交涉捕人案。日領均推諉。先一日南京外交部又電厦門市黨部。謂日警擄人案前經迭電厦門交涉員依約力爭。惟日領以李箕煥等籍隸日本。藉口有領事裁判權。已電交涉員嚴行駁覆云云。然日領於二十日晨。將李箕煥李剛押上開城丸輪赴台灣。轉解赴韓。二十一日正午。交涉員訪日領事質問前允在交涉未解決時。李箕煥等可不解韓。何以忽解去。日領謂對籍民有權處置。且謂無礙商餘地。二十一日午。反對侵畧國權委員會開緊急會議。討論對付日領。擬電請國民政府外交部。通知日本政府。將該領撤換。並派代表吳某等二人。赴京請願。是夜又開會。議決二十三日厦門鼓浪嶼各地實行海陸總罷工休業一天。至日果從晨六時起。厦門鼓浪嶼實行海陸總罷工。碼頭街上。多掛標語。罷工原訂至下午六時止。因市黨部司令部以罷海有碍交通。力勸變通辦理。反抗侵畧國權委員會當於二十三日晨八時開會。議決海上罷工縮短時間。即自下午二時起。恢復交通。鼓浪嶼工部局對海上罷工演說。貼標語。送傳單。均未過問。是日下午六時陸上亦均復業。幸未釀事。其時寧外部亦電令厦門黨部以厦門日領事背約。將所捕韓人解台灣事。已令厦門交涉員力爭。並派員向滬領商辦法。囑民衆嚴守秩序云云。詎二十七日突到日艦五艘。自行卸貨登陸。並捕糾察隊。禁囚艦上。反日會下午開緊急會對付。晚被捕者由楚觀艦長領回。反日會決議二十八日起

反日激烈中之鼓浪嶼風景

海景一瞥

自動能市。是日厦門及鼓浪嶼。果能市能學能工。有多數宣傳隊。冒雨講演。貼反日標語。當局派兵協助警察維持秩序。經勸止結果。且施行戒嚴令。禁止激烈行動。故港口已開。船亦通行。惟工會方面尚不滿意。抵制日貨。仍照常日船之貨。仍由日人自卸。二十八日晚尚有向日人投石舉動。日人住宅數處玻璃窗被擊破。並有一店被毀。日人亦有被學生侮辱者。二十九日四處散發傳單。惟無軌外舉動。然本案如何解決。殊難言也。

軍縮會悄然閉會

軍縮預備會。此次開會。蘇俄代表提出全廢軍備之主張。大受各國之攻擊。贊成之者。惟德國與土耳其國而已。顧各國反對之理由不同。如意大利英國根本即加詆毀。日本法國等前稱預備會祇能議減軍。不能議廢軍。故當以俄案呈請各本國政府主持。其說足以顧全面子。而反對之意則一。其後俄代表另提一案。仍未通過。一般看法。胥認軍縮會大失敗。據日內瓦三月二十四日路透電。蘇俄代表不顧會長之規定。復又提出一新非完全而以遞進之裁軍計劃。依據該計劃。海陸軍應按現有之軍力。按成逐漸裁減云。又電云。本日於德代表勃恩司鐸甫爵士及俄代表李維諾再經嚴詞辯論。俄德兩代表聲稱。對於裁軍全無進步可言。其後軍縮委員會乃閉會。又稱該委員會對於蘇俄初次所提裁軍條約。認為無承認之可能。並其二次之計畫。須俟下次會議再行審查之議決案已經通過矣。下次會議須俟各國間關於所提聯盟條約之困難之點解決後。方[illegible]案。勃恩司鐸甫督促委員會規定軍縮會議開會日期。但佐藤氏(日本代表)聲稱據其本人意見。此舉為超越彼等所接到聯盟會命令內之權限。日代表贊成英美兩國所提將草約第二讀會。延會至下屆會議。該氏云。下屆會期應於僅先可能時期召集之云。

日內瓦三月二十五日路透電云。刻已閉會之裁軍委員會之討論。頗引起各方之悲觀。各代表均覺有一種印像。以為國際聯盟會實為之挫敗。且各國間之關係亦未進步。其重大原因由於蘇俄代表建議提出討論時之辭調。而尤以其過分及挑撥之精神為最。並有委員數人。竟表示委員會不能再開會之意見。但其他一般則視此項表示。為悲觀過甚。無論如何。仲裁委員會將於六月開第三屆會議。屆時則可見對於裁軍事務是否能有任何之進展。美國委員海軍上將卓恩氏因病未能如期離美。因而延誤至日內瓦閉會後。始抵該地。據聞與現在相傳相反之一報告。該氏之抵此確與擬與英美日本各國專家關於達到諒解對於海軍軍縮之根據無關。美國各界人士聲言。關於此事。除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修改華府條約討論後。將無若何動作云。合衆社日內瓦二十五日專電國聯召集之軍縮預備會議。昨日閉幕。此次會議中最顯著之事實為俄土德三國之合作。且一致贊同俄提出之軍備全廢案。其他方面並無結果。只在閉幕時。英代表提出海軍縮減案。據稱該會徇義美法日四國政府之請。分致各國備查。其他各國對英國提案。大致表示贊同。並認為軍縮討論可見諸實行之方案。德代表領袖班斯多夫爵士。於發表意見贊同俄議案時。聲稱俄案實與前威爾遜提出歐戰罷戰之十四條相符。德國亦本諸該案精神。與列強停戰。以為該十四條精神可作和平基礎。並謂德輿論界一致表示世界軍縮會議。應即時召集。不得延宕。更須以嚴厲手段縮減軍備。除德俄等三國表示贊同軍縮外。其他各國則一致反對俄案。並認該案按今日人類發展。絕無實行之可能。而各國對於軍縮

問題之確實意見。可由日代表佐藤氏發表之長論見之。佐氏發言如下。「吾人尚不能認蘇聯提出之軍備即時全廢案。能保障國家安全。且與國聯組織之精神相抵觸。因國聯能力範圍。只在求和平保障中酌量縮減軍備而已。因國聯憲法內。並無軍備全廢一條。軍縮之實現。須在國家安全絕對無虞時行之。今日吾人之所能。只在一種限度內。酌量縮減各國軍備。而以維持各國安全為範圍。因之余以為國聯憲法未經修改之前。吾人實無權討論俄之軍備全廢案云云。對於此事。天津大公報於二十九日曾有一文評之。茲節錄一段如下。



會畢後方到會之美使瓊斯上將

蘇俄在今日國際團體中。向有翹然獨異之觀。蓋其立國精神。政治組織。與近世所謂資本主義之國家。皆有特異之點。列強深忌之。故先之以武力干涉。繼之以經濟封鎖。顧迄不能使之屈服。近年乃一變而誘致其合作。實則蘇俄與列強。政治外交理論之出發點。完全不併、任何問題。在思想上直無融和之可能。在事實上當然不能提挈。如去年之國際經濟會議。與最近之軍縮預備會議。俄國代表到會。除笑罵一場。揭開列強假面其外。別無結果可言。在俄國本以搗亂世界為幟志。何幸得此利用之時機。而各國必予蘇俄以世界的宣傳之機會。則實有其失着之點。在即以軍縮問題言之。大戰之後。對德和約。將德國陸軍減為十萬。而各國自身則競為戰備。唯一藉口。是曰保安。詎知兵不能去。則安不可保。蓋有兵即為不安之真因。去兵始為和平之要諦。以兵保安。直是果因顛倒。自國際聯盟成立。以種種名義討論軍縮問題。不下一百二十次。議決之案。已達一百十一件之多。而事實上成效何在。去年國聯以安全保障與軍備縮減。雙方並進同時籌議、冀欲依保安之特約。促縮軍之實現。美國今日盛倡之「多方面非戰條約」運動。精神殆亦在此。然以吾人所見。不先定軍縮之辦法。則保安云云。決無實益。而軍縮辦法。又當就事論事。徹底行之。不應橫梗「以兵保安」之成見。仍用躊躇徘徊之故智。蘇俄之於軍備。在今日已稱強大。而化學戰之準備。尤為占人先着。彼固知世界列國斷不肯廢棄兵備也。故巧為徹底之主張。以示彼國獨有愛好和平之意。引列國以反對。而後彼乃得逆用之以為宣傳之具。其計殊狡、其意甚深。列強代表不加深考。遽與抨擊。正墮俄國術中。且反對愈烈。益可以表現列國對軍縮之無誠意、愈足為俄國造宣傳之材料。今李提維諾夫等已經由柏林遄返俄國。巧計獲售。愉快可知。況因此而大博德土兩國之同情。更可謂意外之收穫矣。

英國新提海軍限制案

日內瓦軍縮會議。一無所成。具見上條。惟英國則近又提出限制海軍之另一新案。前途尚難預斷。然日本美國固已表示不滿矣。據倫敦三月二十五日無線電。關於裁減海軍軍備。及核減海軍軍費用提議。業於昨日

在日內瓦向參加華盛頓海軍軍縮會議之各國政府提出。按據昨日在日內瓦所宣佈者大意如下。上星期二軍縮委員預備會討論蘇俄建議。英代表顧沈丹爵士所發言提及英國對於主力艦問題之態度。爵士發表此言。敘及去年日內瓦三國海軍會議。曾提議再減少大艦噸數並延長已成之艦年齡。本日爵士致覺書於曾簽署華盛頓海軍軍縮協定之各國政府。陳述星期二日之演說。業將覺書內之各種提議及其本意。據實直陳。並云英國政府所提議者(一)為此後倘須建築戰艦噸數。務須

英國海軍要人



布理治滿

減少至三萬噸下。(二)砲之口徑。應由目下最大者十八寸。減少至十三寸半。(三)延長戰艦年齡由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惟此次策畫應於限制上須有伸縮地位。該覺書又云。倘以上建議能得各國同意。應於按照華府議決戰艦更換計畫未到期前。即當使之能實行。按照該覺書內所列之計劃。足能成為一種步驟。達到減軍目的。及節省將來新艦建築經費及經常費用。各報咸認此項提議。為減軍案之重大發展云。此事日本方面態度。據東京三月二十五日路透電稱。英國提議之戰鬭艦案。雖未經日政府正式收到。但日海相云。倘係確實。必將予以縝密研究。各國之環境各有不同。恐各國之協定難以成立。並云英國已得有新建築之納爾森及勞德內兩艦。且裝有十六寸口徑之砲。則英國已多年居於優勝地位。他國自難與其相衡。海相末云。關於延長艦齡問題。各國以造船事業進步之力量。亦不能不加以考慮也云云。至美國華府方面之批評。則華盛頓三月二十六日路透電稱。關於顧沈丹爵士最近提出之海軍計畫。刻下對之尙無批評。但據指陳主力艦之大小一經核減。必使美國艦隊國防上之價值。瀕於危弱。刻又辯稱僅就軍艦而論。英國之戰艦實比美艦較新。倘改造期限而復加延長。美國艦隊必享有繼長增高之利益。就中尤以三萬五千噸之艦仍遜勞德尼兩艦為最著。因該船等須於一九四二年始能改造也。倘顧沈丹爵士之計劃能被容納。美國於建築同樣噸數戰艦必受阻碍云云。此亦可見一斑歟。此外又有可注意者。即英本國海軍案亦已成立是也。據倫敦三月二十二日路透電。衆院討論海軍預算案。亦達到成立地位。肯渥塞言。日內瓦海軍會議未能達到與美國諒解。吾人不能歸罪於吾國之代表。亦不能歸咎於專門顧問。蓋日內瓦各方有潛勢力。不能符人所望。美國方面主持海軍勢力者。亦大有人在。肯氏希望一九二五之計劃加以修正。布利茲滿提及日內瓦會議事。因言倘吾等之八寸徑之巡艦。將來須受他國限制。吾等頗願停止進行。布氏力言會議失敗。係為總噸數問題。不因八寸口徑巡艦。又云倘英美兩方無何感想。亦無若何衝突。而日內瓦將有進步。吾國深願於近期中當有適當之擴充限制云云。

日本政局

日本政局不安定之程度。本週似已加緊。蓋不信任案有通過之可能故也。據一種計算。不信任案贊否派別及名數如左。

（甲）贊成不信任案者。

民政黨	二一八名
無產黨	八名
實業同志黨	一名
中立	三名
革新俱樂部	三名
總計	二三三名

（乙）反對不信任案者。

政友會	二一七名
實業同志會	三名
中立	八名
總計	二二八名

田中大將政治運命如何

觀此則政府地位可謂極危。另據東方社東京二十七日電云。特別會議之形勢。其關鍵在不信任案。因政民兩黨相差有限。該案通過或否決。在兩黨亦無把握。其勢力既呈相角之狀。直至開會恐亦無何等變化。故形勢如何。舍票決而外。殊未易預測。至票決之勝負。當依尾崎。藤原。鶴見。長島。田淵。小山。大內等議員之嚮背如何而決。又電云。政府對於特別議會民政黨之不信任案。因與實同提攜。並恃中立議員多數之支持。謂大體得以否決。而抱樂觀。但對於鈴木內相不信任案。因有選舉干涉問題。議會中心政治否認問題。第二怪文書事件等幾多新生之問題。中立議員未必足恃。政府爲此事。似有幾分爲難。預定不日將討論對策。並向與黨幹部交換意見。又電云。近來自政友實同入民政黨之議員。已確有二三名。故不信任案。當可通過無疑。民政黨方面因此大形活躍。政府方面認鈴木內相不信任案。爲特別議會之最大難關。故與黨已有主張先使內相引退。以制野黨之說者。云云。田中內閣手忙足亂。可見一班。更有一事可紀者。最近日本發生共產黨事件及對俄問題。日政府禁止報紙紀載。且不許外報記者發電報告。故事實內容。殊不明瞭。然其事似將成爲政爭之一問題。政府雖竭力彌縫。終恐不易消滅。據電通社東京二十六日電云。關於特別議公佈前。最近所突發之共產黨事件及對俄問題。田中義一爲不欲被利用任政爭之具起見。本有與民政黨總裁濱口會談。以期獲得具體的諒解之意。但閣僚及政友會幹部。以爲此舉徒使示弱於民政黨。殊屬無益。極力阻止。刻田中已洵幹事意見。中止與濱口晤面云云。彼其手法錯亂之狀。尤可發噱也。

基督徒大會

本週世界有一特殊之大會合。即五十二國之基督教徒於二十四日在

耶路撒冷開大會是也。據合衆社耶路撒冷二十四日專電。五十二國基督教宣教會與中日印高麗菲律濱馬來南洋南菲洲南美洲各後進教會代表二百五十餘人。本日於此間開國際宣教會議。會期將延長至十六日。由青年會世界委員長莫德博士爲議長。實爲基督教國際集會空前之舉。數月以來各國紛聚會議。討論「非基督教國家中基督使命與人生問題」。各國會議結果即將於此次會議提出。並將根據各國民族經驗與生活討論宣教方法。其他各重要議案。有種族歧視東方工業發展。宗教教育。南美洲種族合作，太平洋民族問題。新舊教義。農村及國際宣教合作各問題。會內組織內容。即按以上各問題分組專門委員會。分別討論。然後交大會議決。會場即在基督教聖地之橄欖山上。猶太政府舊辦事處內設置。歐陸各國均有代表。英代表領袖爲威廉博士與散希甫主教。此外各國教會內國際組織之領袖。如南北美洲澳洲遠東與菲洲各宗教界領袖均經到會。云此會中國方面有全國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博士等出席。據耶魯撒冷三月二十七日路透電云。在此舉行之宗教會議。余日章博士演說中國狀況。有云。蘇俄在中國。不在推行共產主義。實在傳播暴亂政治。中國深知俄國無友誼。然在彼等之經濟社會及國際諸問題未能解決期間。共產主義頗能勾引中國羣衆。余博士末云。耶穌教之所實施。實足襄助成立一新民主之中華。云云。近年中國教徒自立教會之運動。甚有進步。而因教會以求政治經濟之解放。亦非不可能。爲美國援助中國者。多爲教會中人。是其例也。然則世界宗教大會殆未可忽視歟。

出席宗教大會
余日章

正誤

五卷十一期大事紀文內。蘇俄之黎特維諾夫與日本之武藤山治銅圖。附註文字。彼此悞植。第九頁所載係武藤。第十一頁所載則爲黎特維諾夫。合併更正於此

一週大事日記

（冰谷）

自十七年三月廿三日起
至十七年三月廿九日止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寧府會議、李濟琛出席報告粵港交歡經過、

△賀龍在桑植組織勞農軍總司令部、程潛電李燊劉和鼎痛剿、

△吳佩孚近在大竹之貓兒寨、張宗昌孫傳芳均有代表接洽、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兩湖善後會議在長沙開幕、程潛主席、推白崇禧程潛陳嘉佑魯滌平胡宗鐸等爲主席團、自二十六日起議事、程白對葉開鑫代表任鶴年表示、須葉通電表明態度、再商其他、又李品仙胡宗鐸夏威等聯名提案、(一)爲防止內亂、停止漢陽兵工廠製造武器(二)縮小軍費、(三)禁止收編土匪、

△孫傳芳由天津赴濟南、

△滬商代表赴寧請願速訂商事法令免徵國貨二五附稅、修訂勞資仲裁條例等、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賀耀祖奉蔣介石命、赴歸德與馮玉祥接洽軍事、

△張學良楊宇霆出京赴保定、

△英使藍博森昨晚突然離滬、乘開灤之開平船、今晨往秦皇島、英方宣稱、藍以事迫不能久留、實則由於英政府之訓令、因黃藍談判、本以寧案與修約同時磋商、而倫敦訓令、則謂於本案中英艦開砲及修約兩點不願讓、故事中變、藍臨行時、又登陸與金問泗談二小時始行、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長沙會議議決促蔣介石北上、

△寧府以津浦方面繆培南之第四軍輸送未畢、下令限三日內全部開徐州蚌埠、

△蔣介石組織東北特務委員會、以張璧劉樸忱何成濬熊斌等爲委員、

△孫世偉就直隸省長職、

△寧方商定流通券辦法、每月發行三百五十萬、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滬新聞檢查員通知各報館、云奉蔣令、禁止登載軍隊調動、將領行動、蔣氏出發、及總攻擊日期等、

△顧軍出發赴前線、本日有四千名由九江開往下游、

△孔祥熙就寧府工商部長職、

△寧外部電令廈門黨部、廈門日領背約、將所捕韓人解台灣事、已令廈門交涉員力爭、並派員向滬領商辦法、囑民衆嚴守秩序、

△寧頒佈捲煙庫券條例、額一千六百萬元、言明充軍政費、定四月一日發行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李宗仁陳銘樞抵漢口、

△張學良楊宇霆由保定赴石莊、八大處人員隨行、將在石莊組設行轅、

△廈門及鼓浪嶼罷市罷學罷工、有多數宣傳隊冒雨講演、貼反日標語、當局派兵協助警察維持秩序、

△葉琪抵武昌、所部將開彰德、

△寧政治會議任李濟琛戴季陶陳銘樞李文範馮祝萬黃紹雄林雲陔爲粵政治分會委員、

△滬寧間第一次民用飛行、上午十時由滬飛寧、駛行平穩、新聞報記者附乘、

△蔣介石約陳調元何應欽至總部商議良久、陳即日出發、

△方鼎英部一師開赴南京、砲兵團由水路運鎮江、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日來寧方在滬籌得現款不少、本日午後有鈔票一百八十箱、約千萬元、由滬運寧、又因另有籌款辦法、決停發流通券、

△李宗仁陳銘樞由漢口赴長沙、李語人此行爲籌商軍事、慰勞將士、至湘鄂政分會主席、俟接洽後再定、

△黃郛由寧抵滬、與美使晤談、惟聞與寧案無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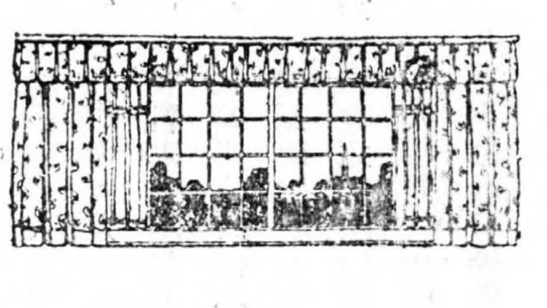
△褚玉璞由天津赴濟南、

△南京舉行黃花崗紀念、並於事前電粵、派戴季陶祭黃花崗烈士、

△北大禁止各科部學生參加校外球類比賽、

△寧衛戍部以三民導報有藐視軍事長官言論、捕該報記者胡大剛、

△張宗昌孫傳芳在濟南閱兵、祀關岳、誓師、



易卜生誕生百年紀念

轉載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

本年三月二十日。爲近世大戲劇家挪威國人易卜生 Henrik Ibsen (1828-1906) 誕生百年紀念。自十餘年前胡適君始譯「傀儡家庭」登載新青年雜誌以來。國中介紹翻譯易卜生之著作者。後先相望。極多且盛。國人於易卜生之生平及其所作戲劇之內容。皆已稔知。舉凡易卜生傳。易卜生著作年表。研究易卜生應讀書目等等。彙閱各雜誌及此類專書。不難得之。故今亦不必重編。僅略論易卜生作劇之宗旨及方法。

易卜生之享大名於歐洲。其著作大影響於各國。實在十九世紀之末與二十世紀之初。約爲一八八零至一九一零年之間。今已漸衰。現代戲劇中已有他種趨勢起而代之。平心而論。易卜生之在當時。確係影響極大。名望極隆。若其在世界文學史上永久之地位及價值如何。尚難預卜。然必不能如其生時之重要。後人之推崇之者。亦必不如今之甚。則可斷言者也。

易卜生在當世能享如此大名者。以其所作戲劇。皆(一)討論社會問題。正合其時代多數人之心理。而(二)又以精美完密之藝術。作成適於舞臺上之排演。兼此二者。實爲難能。蓋凡討論問題之戲劇。多流於虛空板滯。其中人物。不啻傀儡。只用以表示作者之思想及意旨。而使觀衆昏然思睡。排演難受歡迎。乃易卜生本具戲劇天才。又在挪威京城爲戲園經理。不乏實際經驗。故所作皆無上言之病。而其藝術之精密。尤爲可稱。每劇皆苦心經營。結構緊嚴。人物生動。能使觀衆得一極簡單極濃厚極强烈之印象。而對於作者之主張及宗旨。無不明瞭。是故易卜生作劇之方法與材料。相助相成。即不贊成其劇中之意旨者。亦皆傾倒其作劇之技術而仿效之也。

問題戲劇與問題小說。本非文學上品。以此類作者之人生觀。往往一偏狹隘。而訓誨主義。又文學之所忌也。易卜生之主張及其劇中之意旨。可謂爲浪漫主義之餘波。易卜生天性近於憂鬱。多愁而善疑。言動頗怯懦羞澀。而意志則極堅强。少遭家難。境遇頗苦。世情冷暖。早所諳悉。足以激成其憤抑不平之氣。故其人生觀社會觀。遂流於浪漫。視一己甚重。以個人爲萬事之標準。謂個人與社會相對立。而非社會之一部。個人常遭社

會爆發摧殘。其內心中冥漠之愁思及熱烈之感情無由表現。社會旣以强力暴行而成立。種種風俗習慣制度禮節皆摧强抑弱僞飾欺人之具。於是世人相習爲惡。彼此同化。而社會之進步難期。偶有超羣出衆特立獨行之人。不甘屈伏。本其良心之覺悟。對於社會種種先之以懷疑。繼之以攻詆。苟其人意志堅强。能破除一切。則個人主義張。然後社會可望改進。故救世之道。端在扶持個人之意志。使與社會爲敵。無如此事行之匪易。以功名利祿安舒快樂等等。皆足使人苟且沮喪。世間受社會壓抑最甚者爲婦女。多爲愛情婚姻之犧牲。甘爲玩物而不辭。無復良心與意志之可言。此所以易卜生最喜提倡婦女之自由與解放。而視愛情婚姻爲墮行喪志之大惡事也。由彼之說。終不免流於悲觀。蓋卽據易卜生觀察社會中人。能行彼之所言者甚少。大都肆行暴虐。或甘於屈伏而共趨墮落。戲劇中所寫。不如是則不合於實際之人生。故觀易卜生之戲劇者。多謂其爲作者悲觀主義之表現也。

然而易卜生戲劇之受世人歡迎。其故卽在於是矣。（其藝術之精密亦其見重之原因乃另一事上已言及）蓋（一）千古人生本多缺陷。失意時多。稱心事少。人之欲望從無滿足之時。而死傷貧困患難挫折。任任可使人人悲喪。人人心中皆常有一種冥漠之愁思及熱烈之感情。自憐自哀。不可名說。今觀易卜生之劇。則覺吾之情懷有人代爲抒寫。吾之愁冤有人代爲嗚洩。烏得不喜動於中乎。（二）以人爲社會之一部。則社會之種種罪惡缺陷。我身當負責任。改良社會。宜自一身作始。此則需克己之功與奮發之行。旣須强勉用力。終局且多失望。其事苦而逆也。若乃以社會與個人相對待。而所謂社會者又爲一種幻象。渺茫虛空。凡善則歸個人。凡惡則歸社會。委過失於環境。而個人之責任輕。企進步於未來而當前之情感舒。其事樂而順也。故如易卜生一流之寫法。不特可滿觀衆之虛榮心。且一順一逆。一苦一樂。情勢顯分。觀衆安得不欣然從之乎。（三）如是寫法。編劇者似若熱心。似若認眞。似若關切社會之事。而實無具體之方法。對千古道理旣不必有圓滿透徹之了解。對當前事象亦未嘗爲切實精密之研究。但事呼號鼓吹。義憤塡膺。便盡其能事。此易爲也。抑亦觀衆之所歡迎者也。蓋人之觀劇。首爲消遣而來。將以求樂。（讀小說亦然）而莊嚴之態度。精密之用心。實非盡人所優爲。亦非常人所能堪。是故劇場之中。而眞以研究事理改良社會爲事。則國憂家難。實際痛苦。立現於觀衆之眼前。使之悒然寡歡。而實際之解決改良之辦法。又不易遽得結果。且使人一致失望而互起爭執。由是戲劇中討論問題改良社會。其態度必假而不可眞。誠眞。則其劇必失敗。彼作問題戲劇者深明此理。故其態度似誠而非誠。似眞而非眞。貌爲熱心而實則不負責任。意似鄭重而實則但供口說。易卜生之所爲實不外此。縱易氏無作僞之心。一本至誠。然其所用之道理及方法。實與此合轍而同歸。況古今藝術之至精者。無不由作僞而來。純憑心智之運用。易卜生之藝術工夫如此完善。豈渾沌無知之人所能辨哉。

以上云云。非欲減損易卜生之盛名也。易卜生爲一代戲劇大家。世界文學史上赫然終存其名。固無待吾人之抑揚褒貶以爲輕重。茲惟約略說明此中道理。以見易氏成功之原因及其眞價値之所在。然後尊之不爲盲從耳。



采風錄

栩樓燕集賦文山蟬腹研石齋斷碑研　蘇戡

入春轉寒雪彌日杯酒端宜試詩筆金石詩畫藏競出
文山石齋研無匹題襟館中嘗並列今爲郭君章君物
摩娑咨嗟腸欲熱文采風流各殊絕浩氣入石涵碧血
想見難回經百折功名不終終義烈事業縱隳論忠節
吾儕相顧愧孱劣俯仰高齋損心骨

和釋戡元日詩韻　蘇戡

窗下談雞老不晨夢中無患亦無身來遊世外逃虛壯
眞作人間失路人奏令肯憐李斯客新朝難逐子雲貧
繞梁一曲憑誰和應待歌聲與暗塵

元日漫吟和者甚衆叠均賦謝兼寄拔可兄海上　釋戡

無眠夜坐輒清晨不是兒時守歲身鬢入枯茅移故我

國風社選

詩來東筍感都人過門海客勤譚藝（日本詩人文士近多枉過）治酒
山妻解力貧（山谷詩更當力貧開酒椀）絕念春朝簪勝老頻年迢遞
隔風塵

海藏寫示聞笳詩次和二首　逸塘

獻歲聲喧出塞笳不堪回首望京華應天世久無湯武
爭霸今誰似踐差游客縱橫猶競出斯民貧病况交加
儻憐鷸蚌成漁利一覺迷津岸有涯
落日中原競鼓笳驚看明鏡數年華移山已識愚難及
浮海從知計未差坐待百年誰不死於人一等竟奚加
漆園老吏何曾達猶較無涯與有涯

和海藏樓主聞笳　秋岳

東風城郭滿悲笳聞客驚心攬物華殘夜高樓如有恨
前身戍卒定非差空憐駿骨千金市安得狼星一矢加
終是森芒依帝座鼓鼙莫厭老天涯

早春同釋戡作　次公

著意消閑轉費詩。眼前風物共矜持。如今短夜都堪惜。畢竟西山最耐思。海內幾人知我老。花朝有雪覺春遲。輸君义手團焦屋。坐守庚申養玉池。

題師友遺墨後　錄十二首　映庵

壞屋秦淮角。吟聲四壁空。無慚副墨後。祇以布衣終。至味存菹蛭。遺編付蓼蟲。邇來尋魏墓。蕪沒亂山中。君祖默深先生葬杭州西湖頭湘人覓其墓碑石不存已不識埋骨何所矣　魏季詞綵

落落補松石。荒荒野史亭。潔如太古雪。孤似啓明星。還固傳家寶。肯平入座靈。移書感宗讓。每展涕先零。　吳子修慶坻

潦倒存杯酒。平生醒亦狂。回帆衝細雨。繫馬踏斜陽。塵敗羣書簏。名餘斷句囊。古今一邱貉。腐蠹溷脊腸。　夏穗卿曾佑

臥榻成談藪。人間谷已陵。抱殘漢東觀。娛老宋書棚。食案餘三韭。詞壇會五燈。一星孤曙後。吊客祇青蠅。　吳印丞昌綬

鄭老曾語我。爲君詩每工。人亡潭水碧。世換盆山空。掃葉。寒煙底。鳴笳亂柳中。江南來去跡。如夢踏西風。鄭蘇戡孝胥云爲石公作詩每工　顧石公雲

識子由吳季。知名自蒯通。緇書金粟窟。剝芡夜燈中。俊語多回味。遺文可振聾。淸波一千頃。去若大淮東。　汪允中德淵

家法黃堯圃。鄉評何義門。流傳遂陳跡。才性要深論。插架成昭穆。量珠付子孫。一瓻曾我借。追憶益同捫。　繆筱珊荃孫

流俗每輕此。相識如嗜痂。居爲老眄室。行載惠施車。舊校手親過。奇書眼不花。梅園一弓地。無奈日西斜。　孫星如毓修

念奴嬌　除夕與兒輩博簺爲戲二十年不逢此樂矣撫今追昔不能無詞　澤丞

無心餞臘。日圍鑪聽報。細腰街鼓。兒女團欒扶我拜。爭說迎年新語。顚倒持觴。商量卜鏡。一室歡聲聚。寒梅香發。倚檐先索詩句。　却笑花底東風。多情今夕。粧點春如許。秖是尋春人易老。俯仰襟期非故。萬里關河。十年戎馬。殘燭長安路。家山天末。買舟明日歸去。

今傳是樓詩話

逸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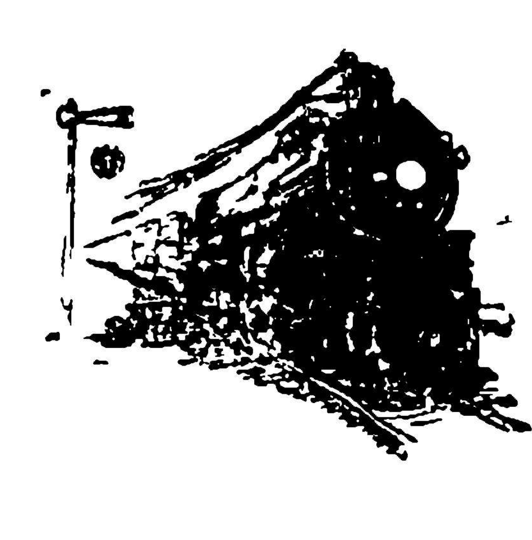
吾邑風雅。盛於嘉道。而趙氏一門能詩者尤多。野航先生對溦所著有小羅浮館詩詞集及別錄四卷。已刊行。其女兄筠湄名景溆工詩。有延秋閣賸稿。亦採入安徽通志。弟掌宣字對綸。似無專集。僅延秋閣賸稿中。載其七夕絕命詩云。黃粱夢醒十二年。回首雲深第幾天。珍重芒鞋收拾好。閒來還踏赤霞巔。蓋先野航筠湄下世者。野航集中首列史漢詠古諸什。次即桐華屋八韻詩皆典實華贍。不及備錄。錄其題湯節母楊太夫人吟釵圖云。玉石銷沈劫火飛。一釵珍重記于歸。再傳手澤遺殘跡。萬事滄桑悟化機。出入鯨波曾不舍。從容璇閣忍相違。圖成七字徵題徧。留得春堂寸寸暉。先生以明經歷官亳州訓導廣德州學正。咸豐十年粵寇陷廣德殉難。尊瓠室詩話。稱其詩學明七子。堅卓不同凡響。吉金片羽。彌可珍惜。所刊野航十三種。多載邑人遺集。久燼兵燹。他日如能訪求。當續刊以永其傳。

筠湄幼有夙慧。喜讀史。嘗集古今名媛百數十人爲小集。各爲小傳。題曰壺史。又有香奩雜攷一卷。徵引詳博。韻語其餘事也。於清人詩頗推重王漁洋李丹壑。所居妝閣。書史縱橫。几榻皆徧。野航於吳門得唐孝女畫筠湄愛之。取懸壁間。因所畫爲菊。遂以延秋名其閣焉。有題唐孝女畫一律云。生綃一幅淚痕新。午夜薰香展玩頻。妙筆獨支鹽米計。傷心都現女兒身。應憐慧業修來早。自寫秋花瘦入神。忙殺才人空賣賦。年年望斷白頭親。（時仲弟客冀北）蓋紀之也。舟過露筋祠二絕句云。白芡紅蕖出水香。一枝柔櫓送輕航。船頭鸂鶒忽飛起。衝破浪花入野塘。一葉扁舟趁好風。水天空闊始飛鴻。篷窗閒坐渾無事。細數秋花兩岸紅。風神瀟秀。雅近漁洋。所著詩舊名雲湄小藁。後被燬。僅存賸稿。以道光辛巳五月卒。

年二十五歲。其庚辰初度云。料應夙世多詩債。罰住人間廿四年。又不啻詩讖矣事見野航所爲前後序中。吾肥多才媛。如翁湄者。固應首屈一指。

寶融聞余方輯詩話。以師二明齋集見寄。蓋吾邑江灊之太史雲龍之遺著也。灊之初字潤生。一字叔灊。爲父執蔡雲仙丈及門中高才生。與同邑張君子開進。同負盛名。壽州孫子湘先生振沅。超悟士也。嘗過吳人蘇州。授以姚江學說。精思數月。渙若有得。君與子開均折節事之。所詣益邃。猶憶不肖授書後。諸父執每集吾家譚藝。屈指後來之秀。必及灊之子開惠宇諸人。未幾而三君名並噪矣。先益陽兄夙治攷據之學。以博洽爲儕輩所重。戊子江南秋試。先兄以額滿見遺。灊之即以是科舉於鄉。旋成進士。科舉時代。亦有幸不幸也。灊之授編修後。居京師。以不能造請貴勢。乞外改江蘇知府。常一權通州釐稅署徐州府事。未一年。以病乞休卒年四十七耳。君與通州范肯堂武陵王夢湘江寧顧石公友善。翰林壽伯茀富。主事王伯唐鐵珊。交尤莫逆。兩君殉節。君悽感身世。遂隕天年。詩多佳者。飲張楚寶同年弢樓云。歸。田。幾。日。出。門。去。輸。子。閒。閒。隱。一。邱。學。聖。欲。穿。滄。海。過。承。明。誤。作。赤。松。游。冶。山。幽。秀。鍾。材。地。活。水。荒。寒。落。本。秋。不。廢。文。章。千。古。事。眼。中。南。北。兩。弢。樓。贈李仲仙布政有句云。巢。湖。如。洗。鏡。孤。山。如。點。黛。就。中。生。二。女。容。貌。婉。孌。對。年。紀。頗。相。若。幼。者。弱。一。歲。閭。里。既。相。接。性。情。復。相。愛。初。七。及。下。九。出。入。每。聯。袂。同。守。不。字。貞。各。抱。知。希。貴。畢。竟。幼。者。美。光。華。難。久。閟。空。谷。發。幽。香。幽。颸。飄。蘭。蕙。翾。掃。蛾。眉。月。夕。解。湘。江。佩。時仲丈方授湘籓也。

君以東坡死日生。厥配阮夫人爲文達公曾孫女。亦能詩畫。且以東坡生日生。亦天然佳話也。其雲龍山謁東坡像云。先。生。歸。去。吾。來。日。七。百。年。來。特。別。逢。舞。罷。春。衣。添。一。笑。雲。龍。山。下。見。雲。龍。又有生。死。一。東。坡。請。下。一。轉。語。句。亦與夫人同作者。君甫十二歲。即解吟事。詠蟹云。衛。身。自。有。甲。冒。存。心。別。無。他。腸。文。章。橫。行。一。世。豈。在。口。舌。雌。黃。頗見抱負。居京師日。吳倉石贈句云。千。金。不。受。一。金。受。無。怪。人。呼。野。翰。林。其狷介可見。晚主道南書院。以樸學詔後進。學風爲之一變。天假之年。其成就必不止此也。



塞上瑣記（續）

彭修道

（六）村中的會餐

忽地聽見吆喝吃飯去的聲音，掐錶一看已經針指一點；太陽暖光之下我們跑到那個不知名的村子裏。四輛大車卸在一家柵欄大門之前；車夫領帶一位壯年男子出來接我們到上房，讓在炕上坐下。炕上鋪着白色的毡，中間停放一張小長方桌子。十六個人佔滿了兩間房子。攤開點心解飢。精明之T忘不了四位車夫，大家決定請他們來一塊兒用點心熱鬧些；然而他們是十分的「妄自菲薄」的，無論如何拉扯也不肯前來。只得分幾包點心瓜子讓他們在一夥兒。

我們十幾個人，有的談天說地，有的東張西望。那壯男子推門進來棒了一壺茶；我們知道還是「磚茶」泡的。H說，可惜忘記買茶葉來了！我說，清一色的本地食品飲料倒有趣。「磚茶」是本地的土產，用不知什末葉子造的；四方成塊，泡出茶來，顏色褐紅，無有茶味。那男子與每人奉茶一盌，在一旁站着，請他坐下一堆兒的吃談，他又支唔着走開。我們又是發楞，不懂他的支唔。

爛縵的T，于人聲嘈雜之中，跨進門來；並不到他的原位，跑到我的身旁拉我衣襟。我會意了，隨他出去。含着驚奇目光的C身後擁來。T把我拉進廚房說，「你看他們是這樣的軋麪！」我一眼瞥到一位年約十七八歲的女子身上。伊以全身之力捺着麵杖，麵杖彼端是一個木臼，茶盌般大小；臼底是穿着許多的小孔子，將麵塡在臼內，再用木塞下捺，麵從孔出，就成一條一條的「油麥麵」了。

我中心歉甚，因爲了我們，致授伊以這件勞苦的工作。我倆進門時——C已赶到——伊現出我們照在墻上的暗影，伊本來朝裏的頭，扭過來了，兩個黑瞳發出的光，射在我們身上；隨後仍是低下頭去工作。T掣我的一下，表示他也對伊十分愛憐。T叫我來大抵就是爲伊的吧？伊的背後一個中年婦人在切菜；靠墻的爐灶下坐一位老太婆在燒火。

回那屋告訴他們，他們也賡續進廚房去看伊軋麵。

又說笑了一刻，炒的雞蛋這纔端上。又是H嘗先，他咳了一聲說道：「怎末不是味道呢？」我夾筷嘗嘗，果然。那位男子說道：「這是大麻子油炒的。香油太貴，用不起；況且又沒有。」

麪上來之後，都搶着吃，吃綏遠的油麥麪作紀念。飯罷拼命吃水菓，磕瓜子，喝磚茶。約下午三句鐘套車回城了；大家點首與

昭君坟作別。T說，這一別不知何時纔能相會呢？我無言答他，心中萬分惆悵，聽着大車運回新城了。

（七）捉放曹

舊城有所劇場，新式建築，極爲整潔，取名「民樂社」。聽說是京津名角在裏面演唱。然而我們感不到趣味，從未去過一次。

正是七月間的時候吧？土人有個什麼會，照例演戲慶祝；這戲就搭在新城東北約八九里一個村子裏。已經演唱兩天——只賸一天了。我們認爲這是難逢之機，遂同R，還有B；三人出了北門向東北走。恰遇濛鬆小雨紛紛落下；但都鼓着勇氣。

頃刻之間已到。原來是一座廟，廟前建着一座戲樓——並不如直魯兩省的高大。台上已有幾個紅帽綠衣的人在憧憧往來。我們並不注意；只注視這來來往往的我的同胞，紅男綠女，綠女紅男；擠擠抗抗，抗抗擠擠都向往舞台前集中。牛駕的車，騾駕的車，一般的上面棚着葦席；魚鱗似的圍住舞台多半圓圈。曠野荒村，有這種種花樣來點綴，看去，另是一番情趣；煞有意味！

天氣雖則下雨，但熱燥得很，口渴嗓乾；買了三個西瓜，躲在廟裏廊下吃了痛快。然還不解渴，又到賣「雪花落」的挑子前，吃了一杯又是一杯；惹的好些小同胞都圍攏上來欣賞！含着奇怪的眼光，看得我們也不好意思起來。這雪花落土人叫「冰激凌」，其實，在綏垣那末些天也未碰到過冰激凌的星兒。

吃罷喝完，才擠上去看戲。爲我們注意的頭一齣，三個人都不知名兒；單是叙一個忠臣，奉旨掛帥，征討一個反賊——反者必賊，這是我們中國的邏輯！——，命黑臉的先鋒頭路抵敵，結局敗了，元帥大怒，棍責四十；那先鋒懷恨在心，看定元帥親自出馬之機，放火燒了營寨；把元帥的鬍子都焦燎了。演止此處，也是不見下文。

次齣一同出來兩個人——一個白臉，一個本來面孔——；我私自忖度是「捉放曹」，果然不錯又來了呂伯奢。我抱定了的「凡未見過的事物必與常見過的事物不一樣」主義，至此打破了；即如那曹操的白臉兒也一樣的令人可恨，亦復可怕，而又可愛了！——那多痛快淋漓！「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多直爽，乾脆！不似如今的口蜜腹劍人面獸心的可比；但有一種，那終是「古人之心」哩！

以後呂伯奢的被殺，陳宮的痛哭，曹操的冷笑；都過去了，也就煞戲。觀劇的人們，絞成繩似的分好幾股兒各奔前程。我們也回去了。半道上趕到一個瓜園裏，於瓜棚底下吃了幾個香瓜，又兜了一包給他們捎回去。





他的傭人

瑞典史得林褒著
夢縠譯述

史得林褒August Strindberg生於一八四九年，是瑞典的大戲劇家兼小說家。他一生從事於著述，寫了很多的劇本和小說：劇本中的傑作是『父』The Father，小說中的傑作是『結婚集』Married。下面這一篇小說就是從結婚集裏迻譯出來的。

結婚集是一種宣傳羅馬敎義(Propagand)的作品。但是史氏的思想是時常變易的，所以這一本書的前部和後部，也不一致。史氏還有一種古怪的癖性，就是厭惡女子。這一篇小說描寫一個只竊取了新思想的皮毛底女子，言行不能一致，弄得爲丈夫所鄙。這就是有他那種怪癖的流露。目下的中國不少有這種女子，我不知道伊們看了這篇東西，作何感想。

——譯者——

黑木先生是滿洛克林地方的碼頭管理員。他同席華女士結了婚。這位女士帶來了許多新思想，算是一種粧奩。爲不忍使親愛的太太執僕役之勞的緣故，黑木先生在一家公寓裏租了幾間房子安了家。

太太沒有什麽事可做，白天裏只是把光陰消磨在打撞球和彈鋼琴上，每個晚上則用來討論『女權問題』和喝惠斯奇同蘇打水。

太太有五千元的嫁奩。他是按時把錢交給太太，由伊經管的。此外，伊另外可以備五百元的衣飾費，任伊支用。

以後生了一個孩子，用一百塊錢僱了一個乳娘，擔負神聖的母親的責任。

又生了兩個小孩了。

他們長大了，大的兩個已經上了學校。黑木夫人感着煩悶，沒有一件事能夠佔領伊的心田。

一天侵晨，伊在早餐席上喝得有點微醉。

伊的丈夫偶爾說起伊這種行爲是不適當的。

伊發了氣惱病，躺在床上了，公寓裏的女太太們都來看視，還帶了許多花兒給伊。

『爲什麽你要喝這許多惠斯奇呢？』伊的丈夫極和善地問，『有什麽事使你不痛快嗎？』

『我的生命是虛度着的，教我怎能快樂？』

『你所謂虛度是什麽意思呢？你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你可以用你的光陰於教育他們。』

『我不耐煩同小孩子們厮混。』

『你應當耐煩着同他們厮混！你會使社會上得着好處，而且得到一種生活上的偉大的目的，比方說吧，比做一個碼頭管理員還要光榮些。』

『是的，假若我是自由的話！』

『你比我還要自由。我是受你管束的。你計劃着，我的進項該怎樣消費。你有五百元的私房錢任你化用；但是我並沒有這宗錢。我要買烟草時也得請命於錢櫃，換一句話說，就是你。你想我會比你更自由些嗎？』

伊沒有回答；伊思索着這個問題。

結果是他們商議着自己組織一個家庭。他們終於立了家。

『我的愛友，』黑木夫人寫了一封短柬給伊的朋友道，『我病了而且將要死了。但是我必得忍受着，因爲對生活沒有目標的不快的女人是得不着安慰的。我要宣示於全世界，表明我不是那種甘居於伊丈夫的仁慈之下的女人，所以我要工作到死……』

第一天伊九點鐘起身，收拾了伊丈夫的臥室。伊辭退了廚子，十一點鐘時伊出去預備一天的食物。

當伊的丈夫在一點鐘回家時，飯還沒有預備就緒。這是傭婦的過失。

黑木夫人十分疲倦而哭了。伊的丈夫想不出法子來訴說他心中的怨苦。他吃了一片燒焦了的肉片，仍舊工作去了。

『不要做得太累了，親愛的，』他臨走時說。

到得晚上，他的太太疲乏極了，不等做完工作，在十點鐘時就上床睡下了。

次日早晨，當黑木先生到他太太的房裏去請早安時他對於伊的健康的面色感着驚奇。

『你睡得安逸嗎？』他問。

『你爲什麼要問？』

『因爲你看來像是很舒服的。』

『我—看來—像是—舒服？』

『是的，做一點兒事似乎對你很合適的。』

『一點事嗎？你說那是一點兒嗎？我希望你看得大些。』

『不必計較，我沒有想激惱你。』

『是的，你確是這樣的。你隱示着我的工作還不够苦的意思。昨天我收拾你的房間，好像我就是一個傭婦；站在廚房裡像一個廚子。你能說我不是你的僕役嗎？』

臨出門時他對傭婦說道：

『你以後最好七點鐘就起來，收拾我的房間。你的主婦不該做你分內的工作。』

傍晚，黑木先生盛氣地回家，他的太太向他發起怒來。

『爲什麼我不能收拾你的房間呢？』伊責問。

『因爲我反對你做我的傭人。』

『你爲甚麼要反對？』

『提起這種事會使我不快。』

『但是對於我爲你弄飯，和教育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會使你不快呢？』

這一點引得他深思。

當他乘車到蒲洛克林去的程途中，他默計着這個問題。

晚間回家時，他已然經過了一番考慮。

『現在，聽我說，親愛的』他說話了，『關於你在這屋子裏的地位，我得了一個計較，當然，我是很不願你做我的傭人的。我想最好是這樣：你把我當公寓裏的住客看待，我自付錢給你。這樣你就是這屋裏的主婦了，我給錢你以償我的膳費。』

『你這是甚麼意思？』太太問，有點

完不快樂。

「我說，假若你是開公寓的，我是一個客人。自然我們這僅只是一種假設。」

「很好！那麼你打算給多少錢呢？」

「如果我估你的光時，你儘可以不承受。這事一方面也可以把我的地位提高一點，因為此後我可以不感得我是受了不和善的待遇。」

「不和善？」

「是的；你給了我一餐僅僅半熟的飯，而你却不住地說你做了我的傭人，這無異說，你為了我而不惜工作至死。」

「你的意思怎樣呢？」

「三塊錢一天够不够我的食宿？別的公寓只要我化兩塊錢。」

「三塊錢該很够了。」

「很好！我們可以作算一年一千元。這裏是預墊的欵項。」

他放了一張單賬在桌上。

那上面寫着：

租金	五〇〇元
乳娘工資	一〇〇元
廚役工資	一五〇元
妻的生活費	五〇〇元
妻的私房	五〇〇元
乳娘生活費	三〇〇元
廚役生活費	三〇〇元
小孩生活費	七〇〇元
小孩衣着	五〇〇元
燃料燈火等輔助品	五〇〇元
共計	四〇五〇元

「這個數目得劈成兩份——因為我們平均地分着消費的——只需二千另二十五元。除去我該給你的一千元，你得給我一千另二十五元。假若你自己能够找着錢，那是最好的事了。」

「平均地分着消費嗎？」太太只得這樣說，「你希望我給你錢嗎？」

「是的，自然啦，假若我們是站在平等地位的話。我擔負你和小孩子們的一半供養，否則你想要我負全責嗎？是的，那個意思是說我應當給你四千另五十元，再加上寄食費一千元了。但是我已分付了租金，食料，燃料，燈火，和傭人的工資。那麼一天付了三塊錢的膳費得了些甚麼呢？為的是預備食物嗎？除了四千另五十元外不再要什麼嗎？現在，假若我真的把總數減去了一半，——那就是說我的那一份消費二千〇二十五元——那麼為我預備食物就費了我二千〇二十五元了。這樣就是我付錢給廚房為我預備了，那麼我為什麼要在二千〇二十五元之外再加上一千元的食料費呢？」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不欠你什麼，除「償付你的全份供養，小孩子們的供養，和傭人們的供養而外。這些傭人是代你工作的，而這種工作，在你想來，同我所想的相同或竟高貴的。就算你的工作應當值得多些，你得想想，你在家用之外還有五百元，而在我却是分文全無的。」

「我再說一遍，我不明白你的這些數目。」

「我也不明白。最好我們把開公寓的理想取消。把那個組織的帳目全擱起。假若你願意看的話，這裏另外有一篇帳單。

付給黑木夫人為了襄助家事

並給黑木夫人的廚役與乳娘：

租金與生活費　一〇〇〇元
衣着　五〇〇元
娛樂　一〇〇元
私房錢（現欵）　五〇〇元
伊的孩子們的生活費　一二〇〇元
伊的孩子們的教育費　六〇〇元
為伊工作的傭婦名下　八五〇元

共計　四七五〇元

付欵人　黑木（碼頭管理員）

『啊！你不該拿這些賬單來恐嚇你的妻子。』

『那賬單！就是那一張你不必給錢，因為我已全付了。』

太太抓起那張紙來。

『我要不要擔負你的孩子們的教育費呢？』

『不，我願意—我也應當—我願擔負你的孩子們的教育費。你不必為我費一個小錢。這是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呢？我可以在總數內除去孩子們同傭人們的生活費：你仍舊可以得着二千一百元，作算是給了傭人們。你還要不要別種賬單呢？』

伊不再要了；永不再要了。

怪人

（安凡）

在早餐的時候。父親對女兒說道。「你的那一個男朋友。大可以在博物院的動物部裏陳列起來。

女兒急得什麼似的。問父親。「這是什麼意思」。

父親說。「那天晚上。我在跳舞廳裏遠遠的望見他。他一只肩膀上。竟生出兩個頭來了。你說奇也不奇

可可糖

長篇連載小說

濤每譯

第五章

謠言傳遍了全市，像蛇在黑洞裏一般。這兒一個跛老婦人從敎堂走廊跛了出來。那兒又爬到一個剛變强健的病弱男子。這個男子忽然覺着一隻手在他的頸上，他伸手向鄰人悄悄講道：「你知道嗎？」「敎堂的鈴好像鳴道「我們知道。」」

鄰人伸起眉毛注意的聽。旁邊有個女人，頸子腫得像鵝樣，鼻子搽粉，戴頂絨帽上有鴕鳥羽毛，可憐的張開大口聚精會神的聽他們談話，好像火雞在捉蒼蠅。

這樣悄悄的談話，從敎堂加上香燭氣味，一直散佈到鄰近人們的耳裏。「你知道嗎？噓！」

「列寧已經親手用刀把覺慈基砍成幾塊了，如果不是這樣，你可以把我打死。噓！我的姪兒昨天剛從莫斯科回來。他自己親眼看見的。他在克銳蒙林食物供給部裏工作。」

「什麼呢？他是一個共產黨嗎？」

「你在說什麼呢？聖母保護我們！他不能够眼睜睜的餓死。所以他同那些反基督的人一塊兒工作，惟願他們這些人將來住處都沒有。」

「你沒有聽說，執行委員伊格那提夫快要死了嗎？昨天他似整天都在替他找醫生。他的腸子長出了他的胃，這個可惡的東西，這完全是由於吃酒的原故。惟願他死，天殺的東西！」

「我昨天聽說，他們又在竭卡裏殺了八百人。有兩人自己洩漏的。噓！」

「他們跟什麼報酬？」

「各個人不同。他們從克那薩文那裏拿了四張波斯毯子，鑽石耳環，二十萬塊錢。他是敎堂長老佛馬的敎子。」

「我的父親，仁君尼可拉斯，神聖的神人，什麼時候這些怪物纔終止呵？」

謠言像香烟一樣，升騰到雲中，散佈於全市。但是灰色厚墻裏邊，工作仍然同從前一樣的激烈。

蘇挺着急的把手在紅髮中搔來搔去，皺起眉毛聽卡慈滿講話。卡慈滿圓肩聳髮，坐在那裏，眼鏡放在彎曲的鼻子上。

他說：「對的，蘇挺，我們的偵探梭可爾和師防基曾經清清楚楚的看見哈克，——是的，就是同一的哈克——在這旅館附近的街上。他們跟着他，他爬墻進小巷逃走了，還掉下了一隻套鞋。很可惜，我們沒有他的照片給我們的偵探看。現在惟一的希望就是他碰巧再遇到梭可爾。

「現在我們仍然照舊進行。我還是以為裴夫洛夫應當開除。你還記得他在波加爾金案中的倒詭，是極可懷疑的。還有鑽石的事情，他好巧的從佛明那裏得來，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體狠清楚：我們一定要安置一個特別防範巴夫諾夫的人。」卡慈滿說着，黃瘦臉上强笑了一笑。

蘇挺沉吟贊許道：「狠好，卡慈滿，你以為怎樣好就怎樣作就是了。」

卡慈滿又忙亂的看那紙上，說道：

「裴夫洛夫，把另一個人安置在國外也不壞。我不知道你以爲他何如，不過李浦斯不合我的脾氣。」

蘇挺點頭道．「是的，是的，我早就想什麼時候親自建議。」

卡慈滿用眼釘着蘇挺，趕快說道：「那末，你知道，這個瓦爾慈。」

蘇挺臉紅强笑道：「瓦爾慈嗎？我不這樣想。」

卡慈滿追說道：「你相信他太利害了。小心看不要錯了纔好。」

「讓他去罷，卡慈滿。他在我面前搖尾乞憐，但是我並沒有被他諂媚着。這是一層。還有伊感激我像狗一樣，因爲我跟他工作。他現在可以爲我赴湯蹈火。只消看在舊案子裏，他替我們找出了多少的新線索。」蘇挺得意的笑了一笑。「不會，卡慈滿，我可以担保瓦爾慈，讓他去罷。」

卡慈滿承認道：「你說的到不錯，不——」

佛明站在門前說道：「你好嗎？同志蘇挺。你好嗎？同志卡慈滿。我一直從伊格那提夫那裏來。我們想叫你們和我到他那兒去，因爲在電話裏商量不方便；不過他拉着我，把文件交與我。莫斯科的郵差替他帶來一個包裹，莫斯科找着一部分激烈的社會革命黨人的線索，但是蘇維埃革命黨人却同我們在一塊兒。這羣人小心的住在阿寨里可夫家裏，大約有十英里地，在北路上，正在預備作某件事情。我們應當有一個或者兩個人詳細的檢查出路，然後等他們集合的時候，出其不意。報告在這裏。請你們自己去讀。」

他微笑得意的坐下，蘇挺與卡慈滿赶快讀那報告。

蘇挺沉吟道：「我們叫誰去呢？誰應該去呢？顧里可夫應該去嗎？」

卡慈滿忽然起來說道：「你知道什麼嗎？我要親自去。」衆人都靜默了一會。

蘇挺决定道：「很好。不過找誰帮你好，或者顧里可夫，或者達格力斯。一定要散開我們的軍隊，挨近車站埋伏。我們纔可以捉住他們。」

佛明道：「很對。」

卡慈滿看見有希望滿心高興，說道：「我要達格力斯，他是老手。」

